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下)

松 浦 章

目 次

一、緒 言

二、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と「問情別單」

漂着資料「問情別單」(一) (前号)

(甲) (乙)

三、「問情別單」より見た清代海上貿易

(1) 沿岸貿易 (2) 海外貿易

四、「問情別單」より見た清代海上交通

五、「問情別單」より見た清代社会

六、小 結 (本号)

二、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と「問情別單」

○漂着資料「問情別單」

(甲) 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十二月二十八日在遠島漂着船(『備邊司

臚錄』第九十二册、純祖元年辛酉二月十八日條、刊本十九册、

二九六〜二九八頁)

全羅道靈光郡在遠島漂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遭風漂盪之餘、又此驅馳、能無疾病。

答、萬死一生、幸到 貴國地方、又蒙 貴國恩澤俱得無恙。

問、爾們是何國何地方人。

答、俺們係是江南省蘇州府南通州呂四場人。

問、爾們共爲幾人。

答、俺們共六人。

問、爾們六人姓甚名誰、年歲幾何。

答、舵工唐明山、年六十一。

趙景恒、年四十三。

沈瑞憐、年三十五。

單列和、年三十六。

徐林福、年二十五。

唐松高、年二十四。

問、僮們上缸時、只是六人乎。

答、當初七人同舟、而一人則滄沒矣。

問、僮們因何事往何處、何月日乘缸、何月日遭風。

答、俺們爲買黃荳、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放缸、往山東省萊陽府、二十

日遭西北風、二十八日日漂到 貴國地方。

問、自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其間爲九日、而在何處、食何物。

答、九日出沒大洋中、只是飲水而已。

問、僮們中一人死者姓名爲誰、何日何地方滄沒。

答、是水手黃步龍、二十日至大沙北守洋中滄沒。

問、大沙北守洋中、在何地方。

答、在南通州。

問、僮們所乘缸、是官缸、是私缸。

答、私缸。

問、有缸號耶。

答、號是通字。

問、有漂文耶。

答、有票文三張。

問、此票文中、趙源發·朱進鹿·張學周·趙元義·王遂才五人、但

有其名而不來何也。

答、趙源發、是缸戶故在家、張學周·王遂才、雖名在票文而不來、

朱進鹿之代、唐松高來、趙元義之代、單列和來。

問、唐松高與唐明山、爲親戚耶。

答、唐松高、卽唐明山之子。

問、僮們上缸時、有何裝載。

答、蘆竹四十介。

問、蘆竹用於何處。

答、爲梳。

問、以何物買黃荳耶。

答、又有銀子及錢。

問、銀子幾兩、而誰是銀主、錢爲幾何。

答、銀子當初持來者爲二百兩、而漂盪時各人分藏懷中矣。及到貴國、

稱量計數、則大小爲二十三片、重爲一百六十三兩八錢九分、錢

則爲三百八十七文、銀主則姓是宋而忘其名。

問、宋姓人是何地方人。

答、在蘇州府上洋地方。

問、以二百銀子買黃荳、欲用於何處。

答、造餅爲生涯。

問、僮們所乘缸、何以爲之耶。

答、漂到 貴國地方、遇岩石破碎、而所載蘆竹、亦爲破碎、故並爲

燒火矣。

問、僮們有書信二封、何人所作而傳於何處者耶。

答、一封是宋銀主要傳於萊陽府楊姓人處、買送黃荳者也。一封是發

缸時有人轉託傳致者、而幾死回生之餘、精神昏迷、不能記得。

問、小貼冊、是僮們置簿者。

答、他人所書、俺們未詳。

問、銀一兩、買黃豆幾何。

答、黃荳一担、價銀二兩。

問、一担爲幾何。

答、十斗。

問、爾們地方年成何如。

答、比年豐登。

問、爾們地方官員有幾。

答、有總兵一員、知州一員。

問、呂四場、距南通州爲幾里。

答、旱路一百六十里。

問、南通州、距蘇州府爲幾里。

答、俺們未嘗往來故不知。

問、呂四場、距萊陽府爲幾里。

答、旱路二千里、水路一千七百里。

問、呂四場、距上洋爲幾里。

答、旱路五百里、水路三百里。

問、呂四場、距大沙北守洋中爲幾里。

答、不知。

問、爾們卜物中、有我 國紙何也。

答、缸材燒火時、拾取鐵物、爲二十一斤、而爲念卜重、換給貴國紙

十七束、莫非 貴國之德意。

問、爾們出沒死生、漂到我境、而特從爾願、旱路送回、爾們其好好還歸。

答、萬死一生、幸到 貴國、賜衣饋饌、一路優恤、使之得保殘命、生還故土、貴國恩澤、如天頂戴、不起感祝感祝。

(乙)は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十二月二十八日に全羅道の在遠島に漂着した江南通州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

これについては『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上国人に「報在遠島漂人押解咨」、「礼部抄録漂人回籍咨」(四二丁裏〜四四丁表)があるが(乙)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呂四は現南通市の東にあり黃海に面して、産塩場の一つとして有名な地であり、この船の乗組員は同地の出身である。

(丙) 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十一月十八日濟州涯月鎮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百九十七册、純祖六年丙寅四月二十八日條、刊本十九册八一八〜八二二頁)

濟州涯月鎮嚴莊浦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漂蕩辛苦、不言可想、而再涉險海、又當肇炎、作千餘里之驅馳、能無疾蹙否。

答、俺等運數不幸、更有何言、第自漂到 貴邦之後、多蒙撫恤之恩典、得有今日之無蹙。

問、僮們、居於何方、同缸者、共爲幾人、箇中無一淪沒者耶。

答、俺等、共爲二十二名、而二十一人、是江南省太倉州寶山縣的、一人、卽同省松江府上海縣的、幸賴天佑、盡保殘命。

問、僮們、既居江南、則似是漢人、而此中、或有滿州人耶。

答、江南、本無滿州、俱是漢人。

問、僮們、各言姓名年紀。

答、缸戶傅鑑周、年四十一

舵工朱盛章、年五十五

水手葉兆林、年四十四

成文忠、年四十八

張大金、年四十八

傅德裕、年三十五

朱漢章、年二十七

葉兆祥、年五十二

陳有文、年四十八

孫滿觀、年十八

孫士九、年三十二

馬勝時、年二十四

嚴和尚、年二十四

黃景春、年二十四

曹發、年二十九

馬成觀、年二十五

顧狗、年二十

包順林、年四十

蔡耀廷、年四十五

葉培蘭、年三十三

黃狗、年二十六 以上江南省太倉州寶山縣人

客商王培照、年四十三 江南省松江府上海縣人

問、僮們、何月日在何處乘缸、因甚事向何處、何月日遭甚風、漂到我地耶。

答、俺們、昨年閏月十六日、逢江南徽州府茶商馮有達於上海縣吳松口、裝載其茶葉八百三十五包、於八月初一日、止泊天津府、卸其茶包、有達、則仍留其地、而俺們、因約載王培照之紅棗、轉向山東省武定府海豐縣、待其貿棗載二百六十担、於十月二十一日回缸、要往本鄉、二十三日、到豬窩島、阻風留九日、十一月初二日、復發缸、初七日猝遇颶風、漂流東西、缸具破碎、幾乎淪沒者、屢矣、於同月十八日、漂泊於 貴國地界。

問、僮們、曾與馮有達、有載茶之約、以空缸委往於吳松口耶、既載其茶、雇銀幾何。

答、缸戶葉合盛、裝載其茶葉、因病落留、替送傅鑑周、故缸價多少、未能詳知。

問、豬窩島、是何地方、而寶山、距上海幾里、上海距山東海豐幾里。

答、豬窩島、是山東前洋、未知其屬於何府、而寶山之距上海、旱路爲五十里、水路亦然、上海之距山東海豐、旱路爲三千里、水路

槩不過二十餘日程。

問、僮們缸、是官缸耶、是私缸耶。

答、私缸、缸主、是葉合盛。

問、缸各有票、願見其票、亦欲聞缸號。

答、有缸票、票是寶山縣衙門票、號是第一甲柒拾號。

問、行出票、專爲到處馮驗之意、而缸票中葉合盛・孫丹九二人、胡

不在焉、而票外傳鑑周・孫滿觀・王培照三人、是何人也、人數

姓名、與票不符、詳言其故。

答、出票後、葉合盛、有病、替送傳鑑周、孫丹九、有故、替送其弟

滿觀、至於王培照、以客商、先往山東、故不載缸票中、豈有他

哉。

問、紅棗、既是王培照之轉販者、則僮們缸夥之雇銀、亦爲幾何。

答、雇銀三百兩。

問、海中漂蕩之餘、所載紅棗、無減元數耶。

答、圖命之際、或投水祈福、或孤喫充腸、此諸當初、似減一半。

問、僮們漂蕩因措之時、缸中物所遺失者、非但紅棗、他物、想亦多

有之、其中無可惜者耶。

答、所失、只是如干雜物之繫於日用者、而別無價多可惜者耳。

問、僮們、自乘缸以後、不喫飯、但啖棗度日耶。

答、俺等不喫飯、何能生、俺們矩規、以兩頓飯、每日爲常、而適際

所載糧米、告乏之時、遭風漂流、爲十一日、雖欲做飯、勢所無

奈何、缸中所有者、不過是紅棗、故飲水而啖棗、啖棗而僅得度

日、幸免餓死。

問、紅棗一担、價錢爲幾何。

答、每担價銀、十五兩。

問、紅棗、我國諸果中、稍賤多者也。於我國、雖是不緊之物、

自朝家爲慮僮們之難運空棄、不得已折銀以給、而每石三錢、

或不至大段落本耶。

答、俺等、愚蠢無識、雖以商販爲業、萬死餘生之還故土、亦云幸矣。

何可念及於物價之多少耶。况貴國、曲賜軫念、以無用之物、

換有用之貨、使俺等得有歸路之資者乎、事之感激、不知何喻。

問、寶山・上海兩縣、距省城幾里、皇城幾里。

答、俺們、曾不來往、路程之爲幾里、有難的告。

問、寶山縣有幾箇官員、上海縣有幾箇官員。

答、寶山縣、有知縣・縣丞・主簿等官、上海縣、有知縣・縣丞・教

諭・巡檢等官。

問、棗子非僮們本地之所產、故往山東買來耶。

答、本地則非土產、故買棗者、俱往山東。

問、僮們沿路上、喫過我國棗子耶。

答、喫過。

問、味與大小、此僮們紅棗何如。

答、不差甚麼耳。

問、願聞江南俗尙。

答、崇文務農、亦有工商。

問、爾們中、有能文能書者耶。

答、俺等幼未受學、亦未習字、一無能之者、而其中王培照一人、略記姓名。

問、爾們本地土產、是何物。

答、各穀外、錦・綾・棉・布・茶・鹽・魚鮮。

問、爾們缸中、有三坐佛像、能默佑爾們、爾們賴其力、無一滄死者云、其果然耶。

答、貴國差官、與俺等問情酬酢之際、謂俺等曰、佛像何爲持來、

俺等答以敬奉祈福云爾、則差官謂俺等曰、佛如有靈、胡爲遭風、辛苦之如此、俺等答以我們之無一滄死者、安知非佛力、此是偶然所答、非有意於其間而言之耳。

問、爾們、自登陸以後、居處食飲之節、能無齟齬難便之端耶。

答、俺等、以滄溟圖生之蹤、厚蒙 貴國之恩、朝夕食飲、務從適宜、居接房堦、極致穩便、看護凡節、迥出所望、已過涯分、螻蟻殘命、不敢當、不敢當、況且衣帽之頒、若是頻數、慰恤之問、到處款曲、使俺等好歸、故歸更見家屬、俺等從今至死之日、莫非 貴國之賜也、俺等報答之道、只有同我父子兄弟、時之頌祝、^(時)瞻望東天而已也。

(内は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十一月十八日、濟州島涯月鎮に漂着した江南宝山県の船籍で二十二名乗組みの徽州商人等に備船された船の資料である。『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四に「報濟州漂人押解咨」

(十丁裏く十二丁表)、「礼部知会漂人回籍賞咨官頒賞咨」及び『明清史料』庚編第五本の「礼部題本」(四七三丁裏・四七四丁表)にこの船の関係記事が見えるが、(内)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本資料は既に紹介した江南海船の備船例^①の典型的な船である。

(内)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初五日濟州大靜縣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百九十九册、純祖九年己巳二月十五日條、刊本二十册、二八く三十頁)

濟州大靜縣西林前洋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漂盪大洋之餘、今又越海遠來、能免疾恙否。

答、萬死餘生、幸到 貴國、得保驅命、差官遠臨、慰恤備至、賴以無恙。

問、爾們、共缸者幾人、而無一人滄死者耶。

答、我們、十六人共缸、而幸無一人滄死。

問、爾們、居住那箇地方。

答、我們、都是江南省人、而十二人、蘇州府所屬南通州人、二人太倉州所屬寶山縣^(入臉)一人崇明縣人、一人鎮洋縣人。

問、爾們姓名年紀、各自言之。

答、舵工龔鳳來 年三十五

水手張有餘 年五十九

陳鳳廷 年二十六

俞鳳羣 年二十八

朱寶山 年四十九

陳聖州 年二十九

王選廷 年二十八

錢漢如 年五十五

彭老扣 年四十一

姚鳳群 年五十三

石朝興 年三十

王春林 年二十

張步雲 年四十二

凌發硯 年五十

蔡祥林 年四十九

張洪昇 年三十六

問、僮們、是旗下耶、民家耶。

答、民家。

問、僮們、居各不同、何爲共上一缸耶。

答、各自爲商、同往一處。

問、僮們、何月何日乘缸、向往何處、何月日遭風漂到我境耶。

答、去年九月十二日自上海縣、載篋竹發缸、同月十八日到南通洲、

十月初三日自南通洲呂四海口、復發缸轉向山東膠州、初五日遇

西北大風、十一月初五日、漂到 貴國。

問、自上海縣、距山東膠州、旱路幾里、水路幾里。

答、旱路三千餘里、水路二千餘里。

問、既是十月初三日發缸、則其間爲三十餘日、逗留海上之餘、能無飢餓之患、而何處留住耶。

答、隨風漂盪、之東之西、出沒死生、千辛萬苦者、爲三十餘日、而糧米則發缸時、載七担米、菑免飢餓。

問、米一担爲幾斗。

答、十斗。

問、俺們、必有缸票、今果帶來、而缸號則何字耶。

答、缸票元和縣所出者、而缸號則元字也。

問、私缸耶、官缸耶。

答、私缸。

問、僮們地方、去年年成何如。

答、七分年成。

問、缸票中有十八人姓名、而今來者爲十六人、二人則何故不來、一人姓名、又何相左。

答、缸戶彭際興、在家不來、王堯先有病、代送其子春林、陳瑞康亦有病不來。

問、二封書、是何人之書。

答、一封書、卽山東膠州商黃瓊、寓居上海縣、付書于同鄉商人周肇西者也。一封書、卽南通洲商劉雲洲、付書于其子者也。

問、今見黃瓊書封上面所書、則有布一包・丁香油一匣・書一包・燭

芯一箱・小柜一双、玉蘭四盆・鎖匙一介・木段四介、所送之物、

今皆帶來耶。

答、漂盪之時、皆爲見失、無一物現在者。

問、自南通洲、距上海縣、旱路幾里、水路幾里。

答、旱路五百餘里、水路三百餘里。

問、爾們所載篁竹、欲賣於何處、一千二百介價銀、爲幾何、而此外更有何物。

答、欲往山東、傳致書信後、裝載黃豆・青豆等穀、而若論竹價、則銀可爲三百四五十兩矣。其外更無他物。

問、篁竹是誰之物、而價銀不過爲三百餘兩、則爾們十六箇人、有何利錢、而犯此風濤耶。

答、龔鳳來一人之物、欲爲換買他物、而專爲傳致書信故也。

問、篁竹、是何竹而用於何處耶。

答、篁竹、是麓大之竹、而用於筥子。

問、爾們缸中什物、何以處之。

答、篁竹與如干物件、皆爲水沉破傷、故並與破缸燒火也。

問、爾們、既願旱路、則程途遼遠、是爲悶慮。

答、我們出沒風濤、自分必死、幸泊 貴國之境、厚蒙 恩德、生還故土、已極感激、程途遼遠、復何可論。

(卯)は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五日に濟州島大靜県に漂着した江南元和県の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漂民四に「報大清県漂人押解咨」他九件の咨

文、原奏が見える(十七丁裏〜二十八丁表)。

その原奏(二十一丁裏〜二十五丁裏)に、

拋龍鳳來等供稱、雇給江蘇船戶彭際興商船、充當舵工、於上年九月十二日、同水手張有餘等、由本縣、駕駛彭際興第五十號、

樑頭一丈八尺九寸商船一隻、放空稍帶篁竹一千二百根開船、往山東膠州、裝豆、至十八日到南通州。

とあり、舵工龔龍來は元和県の船戶彭際興に雇傭されたのであり、水手の張有餘も同様であったことがこの原奏から知られる。

(甲)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十二日全羅道小落月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百九十九冊、純祖九年己巳正月十四日條、刊本二十冊一三〜一五頁)

全羅道靈光郡小落月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漂盪大洋之餘、繼以遠路驅馳、能免飢寒而無疾瘳否。

答、辛苦不可言、而幸蒙 貴國恩德、賜衣饋食、賴以免瘳。

問、爾們、當初上船時、本來十三人、沒有滄死者乎。

答、本來十三人、沒有滄死。

問、爾們、漢人耶、滿州人耶。

答、都是漢人。

問、爾們姓名云何、年紀幾何。

答、舵工陳仲林 年四十九

水手黃南觀 年四十五

陳憲章 年四十七

陳永青 年四十七

楊玉成 年四十五

黃有林 年五十九

陸紹周 年五十四

姚錦茂 年三十三

劉紹廷 年三十九

顧正陽 年五十一

徐五林 年四十一

楊天福 年五十四

朱其江 年三十四

問、僑們、居在甚麼地方。

答、都是江南省太倉州鎮洋縣人。

問、僑們、在鎮洋縣城內耶、城外耶。

答、在城外十餘里通元村居住。

問、僑們、十三人都住一村耶。

答、都住一村。

問、僑們中、有陳黃同姓者、是親戚耶。

答、同姓不同宗。

問、僑們、何月日緣何事往何處、何月日遭風漂到。

答、去年十月初五日、自江南往關東金州、十一月初七日、載黃荳還

向江南、當日半夜遭風、十二日漂到 貴國。

問、黃荳、是自己物耶、他人物耶。

答、客人荳。

問、晚是客人荳、必有賞錢、賞錢幾何。

答、每一石缸賞錢七錢五分貳。

問、荳數幾石。

答、關東石三百六十石。

問、幾斗爲一石。

答、江南十斗、關東二十六斗爲一石。

問、僑們船、官缸耶、私缸耶。

答、民缸。

問、有票文耶。

答、有四張票文。

問、一缸票文、何爲四張、而票是那衙門票耶。

答、一張是鎮洋縣票文、一張是蘇松道票文、又有上海縣出洋人名小

票二張。

問、僑們十一月初七日遭風、同月十二日漂到、其間多日、吃何物充

飢。

答、初七日至十一日吃金米飯、十二日幸到 貴國。

問、金米何米。

答、江南叫大米、金州叫金米。

問、僑們票文中、小票上姓名年紀、或有相左何也。

答、大票一年一張、小票則出洋一回有一張、二回有二張、所以人名不同。

問、票文中姓名年紀、既有相左、到儂們地方、能無罪過耶。

答、既有大票、則小票不同、不相干。

問、儂們帶來中兩對書札、是何人書、而傳於何處人耶。

答、關東金州姓王名不知客人、送江南上海縣姓陳五爺書。

問、兩張書、皆是王姓一人之書耶。

答、一張是王客書、一張是張客書、送上海縣蘇姓人也。

問、儂們缸、有缸號耶。

答、張御二十二甲、七號鎮字號。

問、票文上有缸號張御、而不來何也。

答、張御、是缸主故、在家不來。

問、鎮洋縣、到江南省、水旱路各幾里。

答、元無水路、而旱路則六百餘里。

問、江南到關東金州、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則不知、水路則順風七晝夜可到、而不知爲幾許里。

問、太倉州官員幾員、鎮洋縣官員幾員。

答、鎮洋縣在太倉城內、而州有大官一員、縣有小官三員。

問、儂們地方、土產何物耶。

答、綿花也、大米也。

問、儂們地方、去年年成何如。

答、七分年成。

問、儂們缸中、只載黃荳、別無他物耶。

答、缸中所載黃荳之外、又有海蔘四百斤、秫米十石、錢七十八兩五錢、而黃荳及海蔘二百斤、秫米十石、則遭風之際漂失無餘、所存只是海蔘一百二十斤、錢七十八兩五錢、海蔘及裝缸鐵物、以紙折給、事事矜恤、隨處曲護、感泣無地、惟是攢祝。

問、四百斤海蔘・十石秫米也、是缸貫之物耶。

答、兩件東西、都是自己之物也。

問、山東漂到人中、或有在先親知者乎。

答、我是江南人、他是山東人、元來沒有相識。

問、朝家特送王人、領率來此、更賜衣食、明將發行矣。

答、俺等、自到貴國、差官遠來、厚衣豐食、既無飢寒之苦、沿路

護送、且忘行役之勞、從此飯家、知有定期、此莫非貴國所賜、恩德如天、報答無增、只自感泣而已。

(甲)は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十二日に小落月島に漂着した江南鎮洋島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四に「報小落月島漂人押解咨」(十四丁裏(十五丁裏))が見えここでは「朱其江等十三人」として彼が代表者として記されているが、(甲)によって舵工陳仲林以下の名等が詳細に知られる。

(乙) 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十九日全羅道奉山漂着船(『備

邊司臚錄」第一百九十九册、純祖九年己巳正月十四日條、刊本二十册、一五（一九頁）

全羅道靈光郡奉山面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遭風漂蕩、辛苦可想、當初乘缸、本是四十人、無一滄死、而能免疾病耶。

答、我們、原來四十一人乘缸、而其中王與一人、去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外洋觸寒身死、徐克修・孫中魁・宋福等得病呻吟矣、幸蒙

貴國恩德、善爲調治、近得蘇完、感激不盡。

問、僮們、何月日因何事往何處、何月日遭風漂到耶。

答、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缸、裝載貨物、運赴山東寧海州發賣、十

一月初七日將缸放洋、夜半猝遇西北風並大雪、一連七晝夜、十

三日入貴境外島邊、東西漂蕩、十九日朝幸到 貴國地方。

問、僮們、初七日遭風、十九日漂到、則其間在何處、食何物充飢耶。

答、漂在洋中、而幸有缸中米穀、故不至飢餓。

問、王與屍體、何以爲之耶。

答、飲以衣服、包以葦席、厝在缸上後、稍到 貴國後、得蒙恩恤、

已爲埋葬。

問、死人王與、年紀幾何、居在何處。

答、年三十五、住山東省蓬萊縣長山島、而自奉天府探親回家者、無他貨物帶來。

問、僮們中有王與之親屬耶。

答、孫中魁、是他表叔間。

問、僮們、何省何府何縣人耶。

答、商客十人、係山東省登州府寧海州人、使缸二十六人、係山東省登州府蓬萊縣人、空人四人、各府各縣人。

問、僮們姓名云何、年紀幾何。

答、缸主阮成九 年六十七

舵工高士乾 年四十五

水手阮士文 年四十四

王有忠 年四十

宗 福 年五十三

劉文章 年四十九

孫云魁 年二十八

劉永學 年三十一

劉理 年四十九

邱 忠 年五十四

曹學英 年二十七

田永茂 年二十五

白本明 年十八

莊 義 年二十

孫中魁 年二十

劉 廣 年二十九

孫全良 年四十九

徐克修 年四十六

樂泰一 年二十五

張有善 年三十二

張志平 年五十二

孫志顯 年二十七

王士英 年四十九

金學照 年十九

楊士顯 年三十三

楊士進 年二十一

商人王蘭若 年六十七

董悅候 年六十二

李夢龍 年五十九

譚志遠 年四十一

鄒璉玉 年三十九

楊魁明 年三十五

王琳菴 年三十一

王喜安 年三十

孔化亭 年三十一

蘇照明 年二十八 以上山東省登州府寧海州人

空人朱發貴 年二十七 山東省萊州府掖縣人

王明 年五十八 山東省登州府萊陽縣人

姜日富 年三十一

姜福祿 年三十三 以上山東省登州府海陽縣人

問、僮們，是漢人耶，滿州人耶。

答、俱是漢人矣。

問、何謂空人。

答、隨缸回家者也。

問、僮們缸、官缸耶、民缸耶。

答、雖是商缸、而既有官票、則便同官缸。

問、缸票幾張、缸號云何。

答、一張缸票而缸號、則張成順蓬字五十號、是蓬萊縣批定。

問、僮們缸票中、有十四人姓名、而今為四十人何也、且姓名多與票

文上所載、全不相似、到僮們地方、能無碍於憑檢時耶。

答、缸票之周年許改、即我國之舊例、期限未滿一年、故未及換票、

替名代來、而其後添至四十人、此則少無所碍。

問、替名代來者誰也。

答、舵工王彥代孫全良、水手姜鳳代阮成九、劉魁吾代孫中魁、王永

昌代田永茂、王官代宋福、王杆代劉文章、王有能代劉理、王田

代劉廣、于士發代曹學英、王日明代王有忠、王用有代孫云魁、

陳福代劉永學、張芝之告代邱忠、童起和代莊義。

問、票文中缸主張成順、緣何不來。

答、張成順缸主、故在家不來、水手阮成九替來。

問、缸中所載者、何物耶。

答、雇與寧海州商人、裝繭包、高糧、包米。

問、此外更有何物。

答、銀與錢及雜糧包衣服包等物。

問、銀與錢及繭包高糧包米等物，是何人之物耶。

答、王蘭若・鄒璉玉・楊魁明・王琳菴繭包一百四十二包，高糧六十

石，包米四十石，孔化亭繭包六十一包，董悅候繭包五十七包，

譚志遠繭包五十八包，王喜安繭包四十七包，李夢龍繭包二十一包，而漂蕩之際，幾盡失去，銀錢則無失。

問、繭包何物。

答、是蠶虫在山食柞葉，至秋成繭，則人採而賣之。

問、高糧包米何穀。

答、高糧秫也，包米玉秫也。

問、高糧・包米・繭包，以何物買來。

答、以銀子買來於奉天府地方。

問、繭一斤價爲許，高糧・包米一石，價爲幾兩。

答、熟繭一斤價銀四錢，生繭一斤價銀五分，高糧一石價銀四兩，包米一石價銀三兩五錢。

問、錢幾兩，銀幾兩，而果是何人之物耶。

答、奉天錢，以八十二文，爲一兩，山東錢，以十錢，爲一兩，以奉天錢計之，則爲一千八百八十四兩二錢三分，銀則二百十三兩二

錢，而都是各人帶來者。

問、僱缸載來商客・空人，各捧履錢幾許。

答、衆商則有貨物，故雇價大制錢一百三十四千四百八十箇，空人則

無貨物，故水力價大制錢一千箇或一千三百二十箇，或一千六百

四十箇。

問、大制錢，數幾何。

答、一千文，謂之大制也。

問、僱們金像，何爲帶來。

答、此是天候聖母，係福建省林氏，昔日皇帝，爲賊所追，至江邊，林氏指淺灘過江後，賊來問答不知，賊欲殺之，林氏投江身亡，

其後皇帝，追封天妃娘娘，果然有靈，遂加封天候聖母。

問、皇帝，是何朝皇爺耶。

答、不知。

問、僱們所居地方，有幾位官員耶。

答、登州府是沿海要地，有大城一坐，又有水城一坐，文武官員數多，不可記得。

問、僱們地方，土產何物耶。

答、魚鹽及山繭紬矣。

問、僱們地方，去年年成何如。

答、六七分年成。

問、蓬萊縣到山東省，水路幾里，旱路幾里。

答、蓬萊縣至山東省，九百四十里，無水路。

問、山東省到皇城，水旱路各幾里。

答、山東省到京都，旱路九百餘里，水路二百餘里。

問、僱們山繭・包米等物，在我國寧爲無用，而朝家特垂矜憐，折

銀三百三十三兩五分、當於僮們附近地處推給矣、僮們知之乎。

答、我們載來物件、漂失之後、所存不多、亦難運致、自分棄去、得

蒙厚德、逐件折給、感恩無地、而銀子區劃、已得聞知於差官矣。

問、僮們、願從早路回去、故 朝家矜恤僮們、差遣主人、領率到此、

更賜衣食、明將發行矣。

答、僮們、萬死得生之餘、漂到 貴國、厚蒙 恩德、賜衣賜食、隨

處曲護、從今以往、歸有定期、天高地厚之 德、此生難報、攢

祝無地、只切感泣。

(甲)は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十一月十九日奉山に漂着した山東蓬萊県の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四「報奉山面漂人押回咨」、「札部抄録二起漂人回籍資咨官頒賞咨」、「原題」の三件(十五丁裏く十七丁裏)の關係資料がある。後二件の咨文と原題には(甲)の鎮洋泉船のことと並記されている。

咨文等では漂人の代表として徐克修と死去した王興の名のみ記されているが、徐克修は(甲)の名簿からも明らかにならずに水手の一人であった。

(乙)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一月初五日全羅道扶安縣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三冊、純祖十三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三日條、刊本二十冊、七四〇〜七四三頁)

全羅道扶安縣格浦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住在何地方、而人共爲幾何。

答、俺們俱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金門、廈門居住、而人共二十二人。

問、僮們漂蕩大洋、備經危險、無一淪死者、而又復多日在路、冒寒

驅馳、能免疾瘳否。

答、上船時本是二十二人、而出沒風濤、幸免死亡、李光正爲名人、

在路染病、不甚大段。

問、僮們何月何日、緣何事往何處、何月日漂到我境。

答、本年五月二十八日往臺灣裝載糖屬、八月十四日到天津卸下、又自天津賀載紅黑棗、乾葡萄、酸乾、乾小魚、白米、燒酒、要回福建、十一月初三日過清山頭洋、猝遇西北大風、漂蕩大洋、桅折舵破、自分必死、幸賴天佑、初五日夜泊于 貴境。

問、僮們當初所乘船、是官船麼私船麼。

答、元是黃萬琴之私船、而本年二月以三千兩銀子買得於陳源合、漂

到 貴國之後、船隻破碎、不可從水還歸、故已爲燒火矣。

問、船隻雖已燒火、船票牌照其皆帶來耶。

答、有海澄縣牌照一張、閩海關牌照一張、閩部牌二張、臺灣府照票一張、執照一張、臺分府護送小單一張、天津關正稅單一張、驗單一張、通永道計開一張、隨身正腰牌二十張。

問、僮們姓甚名誰、年紀幾何。
答、管駕黃萬琴 年四十

舵工呂 接 年五十三
水手黃 賞 年五十三

黃 拱 年三十九

呂 錫 年三十九

呂 元 年二十六

黃 隆 年三十三

葉 回 年三十五

李 光 正 年二十五

黃 舉 年二十九

黃 振 聚 年二十二

蔡 朝 年三十九

王 笑 年三十三

王 桃 年三十

王 佑 年四十二

鄭 答 葉 年三十一

杜 雙 年三十五

李 山 年二十七

何 達 年三十二

李 福 年四十八

陳 燕 年二十八

薛 尾 年三十二 以上住同安縣廈門

問、僑們票文中只、載二十人名字、而今爲二十二人何也。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下)

答、薛尾・黃振聚、以同鄉之人、相逢於天津、與之同載、故不入於票文中。

問、僑們是漢人耶、滿州人耶。

答、俱是漢人。

問、僑們回到本地之後、當有查問之節、而今此人數及年紀、聞有票文中相左、果無所得耶。

答、年紀之與票文少差、係是給牌人誤書、如此小節、別無拘碍。

問、僑們的船號、閩海關照票則書以天字二十三號、海澄縣照牌則書以靜字三百二十六號、是何故也。

答、字號第次不同、以各其地方船隻多寡、新舊牌所以異也。

問、閩海關小票中、有金豐源等二十人姓名、而今無一人來者何也。

答、金豐源等、俱以俺們同鄉之、人票雖成出、而適因事故、不得同來矣。

問、臺灣縣照票中、應運澎湖左右營分兵米粟三千三百四十四石四斗、照數運赴澎倉交收等、因爲此照給海澄縣船戶陳源合、即便領載兵米粟二百六十石、同粟樣一封、運赴澎分憲倉交收云云、澎湖左右營、是何地方、分兵米粟、是何名色、而已爲輸納耶。

答、澎湖、福建地也。左右營、守備衙門也。分兵米、左右營所納米也。三千三百四十四石四斗中二百六十石、使俺們船運納之票文、而此是冬季所納者、故來時未及運納矣。

問、僑們地方既有官船、則以私船輸運官米何也。

答、運納官米、毋論官、私船并載、而若以私船輸運、則每石有船價

銀二分矣。

問、僑船漂到時船中所載貨物爲幾何。

答、黑棗一百石、紅棗一千八百石、乾葡萄二十五包、酸乾六箱、白米三十石、小魚乾六包、燒酒二十甌、而船破時幾盡漂失、餘存之物、太半水浸、腐敗、無用、而蒙 貴國恩德、折銀以來矣。

問、酸乾是何果子、黑棗是棗之色黑者耶。

答、酸乾是梅實之曬乾者、黑棗是棗之浸蜜者。

問、僑們現今馱來卜物、何物也。

答、五位金佛及隨身衣服器皿、如干銀錢耳。

問、佛像是何佛耶。

答、一位天上聖母娘、三位玄天上帝、三位都是聖母之將、而本是供養船上、祈蒙庇佑者也。

問、僑的正稅單中、書以紅棗六百十四石、黑棗八十七石、而今見僑等所供、何不相符耶。

答、欲爲小納稅銀、故減其裝載之數矣。

問、一隻船公文、多至十數張何也。

答、出入各港、東西買賣、故多出公文、以便憑驗。

問、閩海關、臺灣府、海澄縣、俱是何地方。

答、俱是福建所管同安縣隣邑也。

問、天津、清山頭是何地方。

答、天津是直隸省天津府天津縣也、清山頭是山東地方。

問、自同安縣至清山頭洋、小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五千里、水路稍近七八百里。

問、自同安縣至福建省、水旱路各幾里。

答、水旱路俱六百餘里。

問、自同安縣至北京、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六千餘里、水路五千餘里。

問、同安縣有幾位官員、而姓名爲誰。

答、有提督・知縣・教諭・典史等官、而姓名則遐方船戶、何以認得。

問、僑這票文中或有割半者、是何故也。

答、一半留官、一半自帶、以爲後日憑驗耳。

問、福建省地方、今年年成何如。

答、俺們今年五月離家、尙未還歸、不知也。

問、僑們今從旱路回鄉、而前路絕遠、天氣甚寒、爲之悶念。

答、俺們萬死餘生、幸泊 貴境、得尋生路、已極萬幸、而優恤衣食、差員護送、自此可得回鄉。貴國恩德、天高地厚、此生難報、只

自感泣而惟願速歸也。

(国)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年)十一月五日に全羅道の格浦に漂着した同安県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の「報格浦漂人押解咨」(十四丁表(十五丁表))と「報漂人病故咨」(十五丁表・裏)がこの船の關係資料であるが(国)が詳細である。ただ前者の咨文では台湾府に行つて「裝烏・白糖」と黒砂糖と白砂糖を積載したことが知られ、後者の

咨文により管駕の黄万琴が護送中の翌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に長湍府において病没していることがわかる。

(四)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一月初六日全羅道在子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三册、純祖十三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三日條、刊本二十、七四三〜七四七頁)

全羅道靈光郡在子島三頭里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都是那裡人氏。

答、俺們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南安縣及漳州府海澄縣人氏。

問、爾們漂蕩大洋、備經危險、能免疾病、而無一淪死者耶。

答、俺們船戶共三十六人、並客商同載十一人、合爲四十七人、而幸免淪死、客商李助、自在錦州、染病沉重、去月十三日不幸身死、

蒙 貴國恩德、厚斂安葬於漂到地方、王澄爲名者、自日前感冒

風寒而不至大段耳。

問、李助客死異域、不能返葬、聞甚矜憐、而王澄有病、想因水程辛苦、而不甚大段云、可幸耳。

答、客商之埋在異域、不是異事、而但與之同來、不得同歸、是可恨也。

問、爾們中或有李助之親戚同來者耶。

答、李福是其同胞兄矣。

問、李助生時有甚麼帶來物件耶。

答、隨身衣服、已入於襲斂、外此如干物件、計付其兄矣。

問、爾們漂蕩大洋之餘、多日在路、備經風霜、能免饑寒耶。

答、幸賴所經地方之優恤供饋、得免饑寒、感謝感謝。

問、爾們是漢人耶、滿洲人耶。

答、俱是漢人。

問、爾們姓甚名誰、年紀幾何。

答、代駕黃全 年四十

舵工楊開泰 年五十九

水手康賽 年三十九

康媽 年四十四

李福 年四十三

蔡杭 年三十二

李二 年四十六

陳樞 年二十七

鄭陞 年三十二

林蔭 年三十二

許慶 年二十八

洪提 年三十

楊因 年二十八

林昞 年三十三

黃應 年二十八

洪財 年四十三

- 黃夏 年四十九
 - 林褒 年四十六
 - 吳猜 年三十三
 - 張冬 年三十三
 - 黃英 年三十八
 - 陳奇 年二十四
 - 王榮 年三十一
 - 黃淡 年四十七
 - 黃王 年二十
 - 許石 年三十三
 - 王庇 年四十三
 - 林玉盤 年三十八
 - 周察 年四十四
 - 王澄 年三十一
 - 林宏 年四十
 - 王騰 年三十四
 - 陳春 年三十二
 - 簡仁 年三十九
 - 陳施 年三十一
 - 王五 年三十八
 - 客商 蔣珪 年三十三
 - 蔣嘉 年五十三
- 以上住同安縣
- 以上住澄縣

蔣亮 年二十一

蔣惠 年四十二

許文 年四十四

許苞 年五十三

許必 年三十一

徐拱 年六十二

徐登 年二十一

蔣潛 年二十五

死人李助 年三十八 以上住同安縣

問、僑們何月日緣何事往何處、何月日漂到我境耶。

答、俺們本年四月初八日、自同安縣往臺灣府裝載糖屬、五月十五日、往江南省松江府上海縣交易茶葉、七月初六日、又自上海縣往奉天省西錦州交易後、販載黃豆一千石、白米十二包、鹿肉餅八包、牛勛五包、本耳七包、遠志十包、甘草十五包、丹蔘五包、赤芍藥七包、瓜子三十包、柴胡四包、防風六包、要回本縣、十月二十七日、發船至洋中、去月初三日夜、猝遇西北大風、船幾覆沒、故收拾如干物件、跳下小艇、得保軀命、初六日、漂到 貴國地方。

問、僑們許多貨物、漂棄大洋、豈不可惜乎。

答、救死不贖、他不暇顧。

問、僑們當初所乘船、是官船耶、私船耶。

答、是私船。

問、僑這船號云何、且有照票公文耶。

答、船號是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靜字一千七百四十九號、票文則照票一張、計開票三張、商船票一張矣。

問、票文中僑們姓名年紀多有相左、計開票中船戶許振昌名下、書以不隨船三字、何故也。

答、票文中姓名相左、^(僑)僑們出票時、從其來者書填、而後有事故、則他人替送、自是例也、許振昌名下、書不隨船三字、以許振昌有故不來、黃金代駕故也。

問、僑這船主既是同安縣人、則何不出票於同安、而持此海澄縣票文耶。

答、適在海澄縣時成出、而同安・海澄、俱是福建所管、故本無彼此之別矣。

問、僑們客商、俱無票文回到、僑們地方、能無罪過耶。

答、客人之借上商船、非但僑們而已、有何罪過。

問、僑這客商、客在何處、今乃還歸而亦有貨物耶。

答、此十一人、俱以僑們同鄉之客、商於錦州、或數年一歸家鄉、故今上本船、將欲回家、而所持如干物件、各在身邊。

問、同安縣有幾位官員、而姓名爲誰耶。

答、有提督・鎮守・知縣・巡檢等官、而姓名不知也。

問、同安縣路錦州府、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不知、而水路則約有五千餘里。

問、同安縣距皇城、水旱路各幾里。

答、曾未走過故不知也。

問、同安縣距^{（註）}全灣・海澄・南安・泉州等地、水旱路各幾里。

答、俱是福建所管、而同安縣隣邑、故水旱路雖不同、遠不過數百里。

問、僑們地方、今年年成何如。

答、有六七分年成。

問、僑們兩起後先漂到、而居住相近、且或同鄉、必有相親者、可謂同病相憐矣。

答、果有親知、而海外相逢、適又同歸、欣喜何可量也。

問、僑們今從旱路回鄉、而天氣甚寒、前路遙遠、想多愁悶。

答、萬死餘生、幸到 貴國、得保殘命、而接濟慰恤、又至此境、天

高地厚之德、此生難報、路上辛苦、顧不足道而但願速歸也。

^(註)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一月六日、全羅道の在子島に漂着した福建海澄船籍の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報在子島漂人押解咨」、「礼部知会三起漂人回籍資咨官頒賞咨」及び「原奏」（十六丁裏〜十八丁裏）に關係記事が知られ、後二件の咨文、原奏には^(註)の黄万琴船のことも触れている。この三件の咨文、原奏に見える漂人の代表者は蔡抗になっているが^(註)の名簿から本船の船舶所有者である船戶許振昌の「代駕」たる黄金がそれに当ることがわかる。

^(註) 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一月初十日全羅道在遠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三册、純祖十三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三日條、刊本

全羅道靈光郡荏子鎮在遠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漂蕩之餘、遠路驅馳、又值天寒、能免疾瘳否。

答、專靠 貴國恩德、沿路供饋、優恤備至、既免饑寒、又無疾病、感戴如天。

問、爾們是何省何府何縣人耶。

答、俺們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南安縣、晉江縣及漳州府龍溪縣、海澄縣人。

問、爾們是民家麼、旗下麼。

答、俱是民家。

問、爾們人共為幾何、而漂泊時無一滄死者耶。

答、俺們五十人並同載、客商二十三人、合為七十三人、而幸賴天佑、無一滄死者。

問、爾們姓甚名誰、年紀幾何。

答、船主黃宗禮 年二十

舵工黃 章 年四十

鄭 敬 年四十七

水手黃 續 年三十五

黃 倚 年三十八

林和尚 年四十三

王 品 年四十五

周宗澤 年三十

黃騰雲 年二十九

蔡 養 年二十六

陳 朝 年五十二

吳 獻 年三十

陳四教 年二十四

曾 繆 年四十七

黃 稅 年五十三

陳就僅 年三十

黃 潤 年二十三

吳 志 年三十五

連 琛 年三十八

王 送 年二十七

柯 泰 年四十九

王 利 年二十五

鄭 水 年三十三

陳玉水 年三十三

陳 貢 年二十七

陳 花 年二十四

黃 懷 年四十

翁 嶺 年二十八

葉 珠 年二十二

陳景老	年二十五	
翁 管	年三十五	
蔡 細	年四十三	
蘓有雀	年二十七	
陳 奈	年三十五	
張 相	年二十三	以上住同安縣
黃其早	年五十三	
黃光蔭	年二十六	
王 允	年五十七	
黃 本	年三十六	
許 澤	年二十一	
黃 田	年三十七	
黃應連	年二十五	以上住海澄縣
馬 川	年二十四	
謝 哲	年三十五	
郭 潘	年四十三	
黃 虎	年三十八	以上住龍溪縣
洪 以	年三十	住南安縣
王 營	年二十二	
王 杞	年三十	
黃 斬	年五十	以上住晉江
客商陳	年二十九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下)

蘇 邦	年二十七	
蘓 空	年三十八	
蘓 傅	年二十三	
蘓 爻	年二十六	
蘓 苞	年二十二	
蘓 廉	年三十八	
蘓 花	年二十一	
蘇 褒	年五十七	
許 晚	年三十三	
許 計	年二十六	
陳 全	年三十二	
胡 勃	年三十八	
王 秤	年三十	
王 虎	年二十八	
洪 禮	年二十四	
劉 吉	年二十一	
曹寶珠	年二十一	
陳 成	年三十八	
陳 赤	年三十六	以上住同安縣
王 打	年二十七	住晉江縣
李 手	年三十一	住海澄縣
陳 山	年三十九	住南安縣

問、陳七等二十三人、客於何處、寄上僮們船耶。

答、他們客在天津、要回本鄉、借上僮們船耳。

問、僮們何月日緣何事往何處、何月日遭風漂到于我境。

答、本年六月間、駕船往天津貿易、十一月初一日、要回福建、初三

日、到錦州地方、忽遭狂風、帆折旋破、初十日、漂到 貴國地方、上山圖生、而大船與汲水小艇並破矣。

問、僮們初三日遭風、初十日到泊我境、則其間八日、在於何處耶。

答、在大洋中東西漂流、初無止泊處耳。

問、僮們載何物往天津、而買何物回福建耶。

答、載砂糖·胡椒·蘇木、到天津買紅棗回福建耳。

問、僮們載來紅棗及其餘物件、船破時不至漂失耶。

答、紅棗則漂失無餘、銀子九百餘兩、銅錢一千六百餘兩、亦失落水中耳。

問、僮們現今持來銀子及銅錢、合爲幾何、而外此無他物耶。

答、銀子七千三百六十兩、銅錢三百三十兩、現今輸來、而其餘則四

尊小金佛及如干隨身衣服器皿耳。

問、銀子·銅錢是何人之物耶。

答、俱是船主黃宗禮之物也。

問、僮們中多有同姓者、俱皆親屬耶。

答、黃姓則多有親屬、而其餘則只同姓而已。

問、爾的當初所乘船、是私船耶、官船耶、字號云何。

答、黃宗禮私船、而商字三百六十六號矣。

問、船票今皆帶來耶。

答、有三張票文、而一張驗單票連付計開票、一張執照票、一張船單票。

問、驗單中書以四十九名、而計開中以五十人列錄、何也。

答、驗單之少一人、乃是官府誤書也。

問、陳七等、非僮們同夥之故、不入於票文中耶。

答、然矣。

問、僮們地方、今年年成何如。

答、年成均豐。

問、自同安縣距天津府、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六十日程、水路遇順風十餘日可到。

問、自泉州府距福建省、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七百里、水路無。

問、僮們漂到我境者揀有三處、而同安縣人居多、何也。

答、鄙縣人多做經紀、且多船戶、故從來遭風漂泊者、比比有之。

問、同安·南安·晉江·龍溪·海澄等處、各有幾位官員。

答、縣各有文官二人、武官二人。

問、僮們今從旱路歸去、而歲暮天寒、前途絕遠、爲之悶念。

答、僮們萬死餘生、幸泊 貴境、得保軀命、已出望外、而況又食以美食、衣以厚衣、差官護送、優待靡極、從今至死之年、莫非 貴國之賜、此恩此德、報答無地、感淚迸流、而推望速歸而已。

(國)は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十一月十日、全羅道在遠島に漂着した福建同安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に「報在遠島漂人押解咨」(十五丁裏(十六丁裏)及び「原奏」(十八丁表(同裏)に關係記事が見える。同書では漂人は黃其早が全員を代表して答えているが彼は水手の一人で、同船の船主は(國)によって黃宗礼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國) 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十月初一日全羅道羅州慈恩島漂着船
〔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八册、純祖十九年己卯十一月初十日條、
刊本二十一册、二三六(二三八頁)

全羅道羅州慈恩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是那一省、那一府、那一縣的人呀。

答、我們、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人。

問、僮們、是旗下麼、民家麼。

答、都是民家呀。

問、僮們、一共幾箇人。

答、我們一共三十個人、裡頭三個人、掉下水裡渰死咧。

問、僮們、姓名・年紀、都開列寫出來罷。

答、我們的姓名・年紀、都寫在單兒、請老爺瞧瞧。

出海吳永泰 年三十七

舵工吳 茅 年五十三

水手羅君遜 年四十八

吳 平 年三十六

吳 注 年三十三

吳 紫 年五十一

吳 晏 年三十

林 遊 年三十

吳 鐵 年三十

林永言 年二十二

王 館 年三十四

洪 輔 年四十五

吳 蘭 年三十九

何 味 年三十四

吳 鳳 年三十五

吳 歲 年四十二

吳 知 年二十九

吳光藝 年三十七

吳 川 年二十五

孫天恩 年四十一

王 美 年二十五

林 榮 年二十六

曾 乾 年五十一

蔣 慎 年二十七

吳旋 年二十九

陳 瓊 年二十八 以上并居同安縣

林 樣 年二十八 居海澄縣

問、那滄死的三個人，姓甚麼、名甚麼、住在甚麼地方。

答、滄死的三個人，是吳朝玉年四十五，吳壬水年二十二，曾福成年

二十六，都是同安縣人。

問、僱們，那一月，那一天，有甚麼事情，往甚麼地方，那一月，那

一天，遭風潭到這裡。

答、我們，雇了福建省漳州府海澄縣私船。我們三十個人，往西錦州，

收買豆子，和那雜貨，都裝在船上，九月二十二日上船，二十五

日到山東地方，二十六日遭大風，十月初一日漂到貴國地方，舟

船，被那大風浪破碎，三個人掉下水裡，東西也落在水裡去哪。

問、僱們，既是同安縣人，怎麼雇了海澄縣的船麼。

答、同安縣，到那海澄縣不遠，況那身票·船票，都得了海澄縣票的

緣故呀。

問、身票·船票都有麼。

答、有。

問、拿來我瞧瞧。〔答なし〕

問、林樣·蔣慎·吳旋·陳瓊·吳壬水·吳朝玉·曾福成·曾乾八個

人姓名，沒在票上，怎能句來王罔的名字，在票上怎不來。

答、林樣·蔣慎·吳旋·陳瓊·吳壬水·吳朝玉·曾福成七個人在家

裡，不能句過活，往那西錦州地方做生意，意隨了我們的船，要回

家，也遭大風，一同票來，王罔呢身上有病，教那曾乾替他來呀。

問、僱們裝船的豆子呢幾箇包子，貨物呢甚麼東西。

答、豆子呢八百包子內外，貨物是瓜子、牛筋·甘草·杏仁一共十五

六包子。

問、咳有去不了的東西麼。

答、有是有不過是幾件衣裳，幾副舖蓋，吳永泰跟前有三十七吊八百

九十六個錢，又有火鏟一千一百六十個，這是各人使用的。

問、滄死的人沒有貨物麼。

答、沒有。

問、有他的親戚，在這裡麼。

答、曾乾，是福成的父親。吳茅，是朝玉的兄弟。吳永泰，壬水的叔

叔呀。

問、僱們的火鏟分兩共總一百斤，船身上拔出來的鐵物二百九十斤，

一共三百九十斤，是不是。

答、是是。

問、僱們，那裡年成如何。

答、十分年成。

問、同安縣有提督、揔兵·知縣·巡檢·教諭·訓導·司獄·典史等

官麼。

答、都有。

問、這幾住老爺們的姓名知道麼。

答、不知道。

問、僮們、風俗如何。

答、我們、那裡念書的人少、賣買的人多呀。

問、同安縣那裡、到北京那邊有多遠呀。

答、雖然摸不着幾千里地、打水路去麼、二十天工夫到京、打旱路走

麼、兩個月工夫橫豎到罷。

問、僮們上船帶着多少糧食、遭風時候能句煮飯吃來麼。

答、非但糧食被那海水沉着難喫、遭風的時候、魂都吊了、那有精神、

能句煮飯吃麼、淨餓到這裡、纔得了命咧。

問、僮們幾個人、都能句沒有病麼。

答、我們、到這裡僮們衙門裡、饋我們好東西吃饋我們好衣裳穿我們

的身子却狼受用、況且老爺們、特來這裡、問問辛辛苦苦、貴

國的恩典、真真的頂戴不起咧。

(圖)は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十月一日に全羅道慈恩島に漂着し

た福建同安の船の資料で、同船は福建から盛京省西錦州に行き帰帆の際山東附近で漂流したのである。『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に

「報慈恩島漂人押解咨」、「礼部抄録漂人回籍咨」、「原奏」の三件

(二十一丁裏〜二十四丁裏)が知られるが、(圖)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圖)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十月初十日全羅道荷衣島漂着船(『備邊

司謄錄』第二百十三册、純祖二十五年乙酉正月十九日條、刊本二

十一册、六三一〜六三四頁)

全羅道羅州牧荷衣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頭裏漂蕩大洋、遇見大風大浪、好幾天驚心吊膽、吃盡辛苦、

却沒人落水滄死的麼。

答、幸蒙天佑、却沒有滄死的。

問、僮們有甚麼事情、去年那一月那一日、出海往甚麼地方、那一日

遇見大風、那一日漂到我們地方。

答、我們本船、裝各樣糖貨、去年七月初一日、往蓋平縣、發賣糖貨、

交易各樣豆子、十月初四日、要回海澄縣、初十日、遇見大風、

漂到 貴國外洋下旋、二十四日晚晌。又遭大風、本船簸揚的好

利害、幾乎不得命、忙忙的下小艇、上岸求生。

問、僮們本船、裝多少豆子、再沒甚麼海貨麼。

答、黃豆五百二十包子、青豆五百三十包子、飯豆五十包子、再有黑

菜・粉條・牛筋・牛油・魚脯・糧食・燒酒等物。

問、那時候兒咳有精神、各樣東西都卸下麼。

答、要命心急、只帶要緊東西上岸、此後蒙 貴國官人、打發人、把

那剩下的東西拿出來。

問、僮們拿出來的是甚麼東西、我們人拿出來的是甚麼東西。

答、我們拿出來的是寶七塊、人參六封錢十六箇。貴國人拿出來的是

各種糧食零碎東西。

問、僮們東西裏頭、可以帶去的帶去、帶去不得的却怎麼樣。

答、我們用不了的、憑僮們怎麼樣。

問、爲念僮們一路盤纏、不勾把僮們帶去不了的這十多包子各種糧食也罷、零碎東西也罷。和那沈水的一百幾十包子糧食也罷。東東西西都按時價、饋僮銀子、僮們心裏能勾領會麼。

答、這是 貴國的特恩大德、實在當不起當不起。

問、僮們是那省那一府那一縣的人呵。

答、福建省廈門漳州府海澄縣人。

問、僮們姓甚名誰、年記多少、住何處、各道其詳。

答、船主石希玉 年三十六 住海澄縣

水手王 党 年四十五

石 按 年四十三

蔡 牛 年三十一

林 見 年五十

蘓 臣 年五十一

石 獅 年二十六

王 講 年五十二

王 到 年四十

鄭 清 年三十二

陳 永 年三十

石 葵 年三十七

石 乾 年四十二

彭 取 年三十二

王 萬 年三十六

石 異 年二十九

張 送 年四十三

王 盾 年二十八

曾 王 年三十六

方 勅 年二十七

王 滾 年二十九

石 菊 年三十一

王 欽 年四十一

陳 相 年四十九

石 勅 年二十四

王 安 年二十七

王 彭 年三十一

石 恩 年二十五

鍾 陶 年五十

徐 愛 年三十

林 米 年二十六

王 寵 年四十六

石 西 年十九

石 茶 年二十五

石 西 封 年三十六

陳 五 倫 年二十二

陳 溪 年四十

以上住同安縣

以上住龍溪縣

問、僮們都說是海澄縣的人、如今查看、也有住在海澄縣的、也有住在龍溪縣的、也有住在同安縣的、同安縣不是漳州府屬縣、這是甚麼緣故。

答、船主是海澄人、出票時候兒把我們姓名、都書在本縣票上、故此都說是海澄縣人。

問、僮們是旗下麼、却是民家麼。

答、都是民家。

問、船票・身票、都饋我們瞧罷。

答、都有。

問、海澄縣票中、只有三十四箇人、如今查看、多這三箇人、甚麼緣故。

答、王寵・陳五倫・徐愛三箇人出票後、頭來的所以三箇人姓名、不在票上。

問、閩海關票上、僮們姓名不對、是甚麼緣故。

答、這關票、是造船時候兒出的、年年塘塘拿這個票出來的、良以姓名不對。

問、自海澄縣、離北京有多遠。

答、六千一百三十里。

問、僮們縣裏、也有知縣・教諭・訓導・巡檢・典史等官員麼。

答、有却是、但是我們、住在屯理、官員們姓名不知道。

問、僮們那裡風俗如何。

答、也有念書的、也有種地的、也有做生意的。

問、僮們那裡、年成如何。

答、幸得十分年成。

問、僮們頭裡跑過幾塘船。

答、我們都是跑過好幾塘呵。

問、僮們吃的也餓不了、穿的也冷不了呵。

答、我們漂蕩大洋、萬死餘踪、幸蒙 貴國格外照顧、饋我們好東西、

吃饋我們好衣服穿、況且官人們大遠地來、又十分疼顧我們、貴

國恩典、天高地厚、真真的頂戴不起咧。

(英)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十月十日に荷衣島に漂着した海澄県の商船の資料で、同船は砂糖等の糖貨を装載して盛京省蓋平に貿易に行き帰帆中に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五「報荷衣島漂人押解咨」(三十五丁裏)三六丁裏)に關係記事が見えるが(英)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備) 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十一月初一日全羅道紅衣島漂着船(『備

邊司臚錄』第二百十三册、純祖二十五年乙酉正月十九日條、刊本二十一册、六三四〜六三五頁)

全羅道羅牧紅衣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一路辛苦、却都無礙否呵。

答、我們內中、有兩箇人、有病咳沒大好。

問、僑們那一有那一府那一縣的人呵。

答、江南省鎮江府丹陽縣人。

問、僑們有甚麼事情、去年那一月那一天、出海往甚麼地方、那一天遇見大風、那一天漂到我們地方。

答、去年正月二十日、贛榆縣青口浦、買豆餅、二月二十四日、往上海縣、發賣豆餅、八月初十日、往關東大庄河、收買青豆、十月初九日、要回上海縣、不想撐到大洋、遭大風、十一月初一日、漂到 貴國地方。

問、僑們在上海縣六個月的、工夫做甚麼句當。

答、在那裡做買賣。

問、牛庄、離上海縣有多遠。

答、在瀋陽近處地方。

問、僑們本船、裝多少豆子。

答、裝九百七十五箇包子。

問、僑們下船時候兒、幾百包子、都能卸卸下麼。

答、遭風時候兒、安危在眼下、先捨去幾百包子、好幾百包子下剩的豆子船破、那時候兒、隨風浪沈在水裡。

問、僑們一共幾個人、姓甚名誰、都說饋我聽。

答、潘明顯 年三十七

郭之昌 年二十三

冷洪祥 年三十六

冷洪青 年二十三

郭明周 年二十九

劉正坤 年五十三

王士能 年五十三

郭聰聖 年三十五

黃國雲 年三十六

張大林 年五十三

沈殿安 年四十三

王有年 年二十三

倪啓余 年二十七

朱先發 年六十 都住丹陽縣

問、身票船票、都饋我們瞧罷。

答、都有。

問、吳弼元·丁永璉·李朝年·王士饒·倪加進、寫在票上、他都不來、甚麼緣故、王有年、倪啓余、沒在票上、他却能來、甚麼緣故。

答、王有年、替他父親士饒來、倪啓余、替他父親加進來、那姓吳的、姓李的、姓丁的三箇人、出票時候兒懸保不來。

問、這一封書信是誰的。

答、這是船主王明選、托潘明顯、傳饋蔣聖佐的。

問、蔣聖佐何處人。

答、山東省登州府人。

問、僑們是旗下麼、却是民家麼。

答、都是民家。

問、僮們那裡、得幾分年成。

答、五六分年成。

問、僮們那裡、有幾位官員、姓甚名誰。

答、有是有姓名、却不知道。

問、僮們丹陽縣、離北京有多遠。

答、二千多路。

問、一路接待、或有不到處、只望僮們將就罷。

答、萬死餘生、自己必死、幸蒙 貴國、可憐見我們、天天饋我們飯、

又饋我們衣服、再則幾位老爺們、都爲我們來、又這般疼顧我們、

恩德如天、報答無地、但只感激感激而已。

(㉔)は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十一月一日に紅衣島に漂着した江南丹陽県の船の資料である。同船は海州の青口に行き豆餅を買い入れ上海に戻り、さらに遼寧の大莊河へ行って青豆を買い入れ上海に戻る時に漂流した商船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五「報紅衣島漂人押解咨」(三十六丁裏(三十七丁裏))に關係記事が見られるが、(㉔)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㉕) 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十一月初八日全羅道牛耳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十五冊、純祖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條、刊本二十一冊、八一九(八二一頁))

全羅道羅州牧黑山鎮牛耳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你們、俱是何省何府何縣人。

答、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鄞縣等人。

問、僮們、因何事何月日往何處、何月日漂到此處。

答、我們、去年七月初七日、裝酒自鎮海縣放洋。八月初七日、往天

津交卸。九月十三日、自天津出口、十六日到山東省大山地方、

裝棗。二十日出口、十一月初四日放洋、初六日猝遇大風、初七

日亥時、大船桅折舵壞、沈沒海中、乘小艇東西飄蕩、初八日申

時、到泊貴境。

問、僮們船、是官船耶、私船耶。

答、私船。

問、大船到何地方沈沒耶。

答、浪泊出沒、未能知其何國地方、而只見得沙豆山。

問、沙豆山在何地方。

答、沙積成山、故我們因而稱之、未知爲何地方。

問、僮們、燒船時拔出鐵物、共幾斤、而亦無遺失否。

答、別無遺失、而斤數則七十五斤二兩。

問、僮們、多經險危、俱無疾瘵否。

答、我們中、馮盛乾爲名人、到天安縣、感冒風寒、三日苦疼、仍即

差痊。

問、僮們、是民家耶、旗下耶。

答、俱是民家。

問、爾們姓名甚麼、年紀幾何。

答、耆民、朱和惠、年四十二、

舵工、應文彩、年六十五、

水手、陳武法、年四十七、

王家國、年二十八、

王加臨、年二十一、

朱大隆、年三十三、

應慶餘、年三十三、

朱孝雷、年三十三、

姚文運、年二十一、

謝明佩、年二十四、

彭守錦、年六十一、

李奎先、年四十七、

包傳貴、年二十八、

陳齊鳳、年二十五、俱居鄆縣

陳忠煥、年五十、

馮盛乾、年二十二、俱居鎮海縣

問、有船票及船號耶。

答、有船票、船號則順茂號。

問、何處指而謂之耆民。

答、耆民、卽物貨賣買者之稱。

問、方龍洪、朱聖茂·王孝海·韓允來·陸秀乾·莊仁家·應達茂等

七人、列錄於票中而不來何故耶。

答、方龍洪代包傳貴、朱聖茂代朱大隆、王孝海代朱孝雷、韓允來代

陳忠煥、陸秀乾代朱和惠、莊仁家代陳齊鳳、應達茂代應慶餘來。

問、爾們以耆民朱和惠書示、而票中何爲、以陳武法載錄。

答、票文誤書、別無他意。

問、爾們中、有姓同者、是親戚耶。

答、應文彩、卽應慶餘之父、王家國、卽王加臨之兄。

問、爾們、往山東省裝載船上、只是紅棗耶。

答、又有粉條。

問、裝棗多少、粉條幾斤。

答、粉條二千餘斤、紅棗二百餘石。

問、粉條與紅棗、價錢幾許。

答、粉條每斤錢五十九文、紅棗每石五百文。

問、兩種物漂失之餘、亦有如干帶來耶。

答、風濤危急、船上諸物、都不暇收拾、所帶者但衣被與三座金佛。

問、爾們所持佛像、宜在寺刹中、而緣何帶來。

答、佛是神也。無論居家居外、隨處敬奉、以冀默佑。

問、佛若有估、爾們何至此境。

答、我們無一淪沒、幸得俱全、安知非佛佑耶。

問、自鎮海縣距鄆縣、多少遠近。

答、水旱路各六十餘里。

問、鄆縣・鎮海縣、到天津山東、水旱路各幾里。

答、山東、二千里、天津三千里。

問、鄆縣・鎮海縣、距北京水旱路幾里。

答、俱爲三千多里。

問、鄆縣・鎮海縣、各有幾員官長。

答、一縣中亦有文官、亦有武官、文官理民、武官掌兵、而牟利卹民、

自來質買、員數多少、未能詳知。

問、僑們地方風俗、以何爲業耶。

答、士則績文好學、民則農商相半。

問、僑們地方年成何如。

答、十分年成。

問、僑們帶來物件、往來之際、得無遺失耶。

答、一物無所失。

問、朝家矜憐僑們之辛苦、朝夕所供、禦寒衣袴、令地方從厚備給、

僑們果無寒飢之甚否。

答、我們萬死餘生、幸泊 貴國、得保殘命、亦云大矣。及蒙地方諸

官誠心看護、衣之食之、慰恤曲至、貴國恩德、河海難量、此生

圖報、萬無其階云。

(庚)は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十一月八日に牛耳島に漂着した寧波府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船は酒を積載し鎮海より出帆し、天津に行き荷卸しし、山東省

大山において棗を裝載しての帰帆中に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報牛耳島漂人押解咨」(三十八丁表)三十九丁表)に關係記事が見られるが(庚)の方が詳しい。

(庚) 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十一月十一日全羅道羅拜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十八冊、純祖三十年庚寅正月二十日條、刊本十二冊、一〇三〜一〇四頁)

全羅道珍島郡羅拜島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僑們一路上狼辛苦。

答、萬死餘生、不足辛苦。

問、僑們居在何省何府何縣。

答、山東省登州府文東縣人。

問、何月日因何事往何地方、何月日漂到我境。

答、我們帶錢十四吊六百零、質綿布涼花次、去年十月十七日自文東

縣、乘船往南城、當日到中洋、風浪大作、折帆竿缺錠枝、十一

月十一日止泊 貴國地方。

問、自遭風至止泊、至爲二十四日之多、其間漂在何處、吃過何物耶。

答、出沒大洋、不省何地方住幾日、而所吃、不過黍米及黃豆。

問、山東縣離登州府水旱路幾里地。

答、旱路四百餘里、水路不知。

問、山東縣離北京水旱路幾里地。

答、不曾走過、未省多少程途。

問、文東縣距南城多少路。

答、早路一百里、水路比早路差大、而爲使船運貨、每從水路來往。

問、爾們各言姓名年紀。

答、王箕雲 年三十九。

劉清善 年三十八。

問、在民麼、在旗麼。

答、都是民家。

問、爾們同船祇此兩人耶。

答、我們兩人及王箕雲合三人同爲乘船、遇風漂船之際、箕星神心昏

絕、十月二十九日竟死不救。

問、箕星年紀年少、與箕雲爲親戚麼。

答、箕星年四十四、是箕雲之親哥哥。

問、箕星既已作故、屍在何處耶。

答、旅櫬路遠難返、故已爲埋葬 貴國地方。

問、箕星異域身沒、甚屬可憐、有妻子否。

答、有妻有子三人。

問、爾們所乘船、是官船麼、私船麼。

答、王箕雲出銀四十兩、買得私船。

問、有船票耶。

答、做賣買小船、本來無票。

問、山東省去年成怎麼樣。

答、七八分年成。

問、爾們帶來十四吊六百兩錢、果係何人之物、現在何處耶。

答、是王箕雲兄弟之錢、而今蒙 貴國運致、方此帶去。

問、爾們既從早路、船隻例當燒火、粧船鐵物、爲幾斤置何處耶。

答、船隻果已燒火、鐵物六十斤亦從 貴國指揮、今方帶去。

問、爾們票蕩大洋、又此跋涉、當寒凡節、必多虧損。

答、俺們星運不幸、自分必死、幸到 貴國、得保殘命、又况頻賜衣食、曲加接濟、厚恩大德、河海難量、此生何日、報答其萬一、

推願以此意、幸爲轉 達云云。

(宛)は道光九年(一八二九)十一月十一日に羅拜島に漂着した山東文東県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が、清代に登州府にあるのは文東県ではなく文登県の方であるため、同船は登州府文登県の船と思われる。

同船は文登県より錢帶をもって江蘇省海州の南城鎮に行った商船と思われる。

『同文彙考』原統編、漂民五「報珍島漂人押解咨」(四十二丁表)四十二丁裏)に關係記事がある。

(甲)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十月二十九日全羅道黑山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二十五册、憲宗三年丁酉三月十七日條、刊本二十二册、八三九〜八四二頁)

全羅道羅州牧黑山島漂到大國人問情

問、爾們大洋漂流、能免淹沒、而亦無疾恙否。

答、一人病故、三人中路得病、尙今未差、餘人俱幸免恙。

問、三箇病人症形、不甚危。

答、不甚繁重。

問、爾們是那裏人。

答、是大清國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人。

問、是民家耶、旗下那。

答、是民家。

問、何年月日、因何事、往何處、遭風到此。

答、去年五月十八日、自詔安縣出船、同日到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裝

糖、二十四日出海口、七月初一日、到天津府賣糖裝酒、九月十

一日出口、十七日到寧遠州裝豆・棗。二十九日發船回家、十月

十六日遭風、二十九日已時量、漂到貴境。

問、十月十六日遭風、二十九日泊於我境、則其間十三日、在於何處。

答、海面漂流。

問、詔安縣管於福建省、饒平縣管於廣東省耶。

答、然也。

問、死者姓名及各人姓名年紀并說、與我聽。

答、船主沈 拙 年四十五。

舵工吳 權 年四十五、此是中路身死者。

沈 楮 年四十八

沈 阿大 年三十八

沈 泰 年四十一

沈 扁 年三十九

沈 潤 年四十五

沈 愈 年三十六

林 愛 年三十九

鍾 喜 年三十六

鍾 朝 年四十五

傅 鵠 年四十七

傅 勵 年四十

鍾 粒 年三十四

何 羣 年三十五

傅 招 年三十三

吳 愿 年三十九

陳 白 年四十六

吳 元 年三十五

沈 塩 年六十二

沈 鴨 年四十九

沈 豆腐 年三十九

沈 鷄 年四十四

沈 捌 年四十二

方扁 年五十三

徐抱 年五十一

徐希荐 年三十四

黃濶口 年三十六

沈暢 年三十二

沈永 年四十九

吳騮 年三十七

謝勇 年二十九

客商徐時 年四十八

沈茶花 年三十

何山 年三十五

何詩 年四十四

傅習 年五十

沈軟 年二十七

陳的 年三十七

何島楮 年四十

林怡 年二十七

黃計 年二十四

問、吳權、因何病致死於何地、而或有遠近族黨同來者耶。

答、吳權、以腹漲症、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死於寧遠州、而吳騮、是此

人再從弟。

問、吳權、父母兄弟妻子皆有否。

答、父母已故、兄弟無、只有妻子。

問、爾們、有甚東西帶來耶。

答、黃豆八百十石、菘豆六十五石十一斗、黑豆二石十四斗、白豆十

二石八斗、黑棗三十石、左右燒酒五十壺、而黃豆四百餘石、菘

豆四百餘石、酒十餘壺、棗十餘石、漂流時卸解也。

問、是官物耶、私物耶。

答、是私物。

問、更無甚東西否。

答、有金佛像五座、各人銀子八千二百八十九兩、錢一千二百三十九

兩。

問、金佛、是甚麼佛。

答、是天后聖母娘娘。

問、爾船有何公文耶。

答、有三張船票。

問、三張船票、是何處成出者耶。

答、船票照票一張、詔安縣成出、執照票一張、寧遠州成出、印單票

一張、詔安縣下官掌船司成出者也。

問、造船為幾年、價為幾何。

答、造成為十七年、而價銀一萬五千兩。

問、詔安縣文武官幾員。

答、文官一員、武官一員。

問、漳州府文武官幾員。

答、不記數。

問、寧遠州文武官幾員。

答、不知。

問、自詔安縣距饒平縣幾里。

答、詔安縣、饒平縣交界三十里。

問、詔安縣、距漳州府、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二百四十里、水路順風二天可到。

問、自詔安縣、距寧遠州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七千餘里、水路不知。

問、自詔安縣、距天津府、水旱路幾里。

答、旱路六千餘里、水路不知。

問、自詔安縣、距皇城、水旱路各幾里。

答、不知。

問、爾們南邊去年年成、何如。

答、有年。

問、爾們萬里漂到之餘、艱辛到此、前路又遠、極可悶憐、而給衣給

糧、即我國慰遠人之至意、放心前去、好好還家。

答、我們萬死餘生、漂蕩大海、得到貴國、保此殘命、已極天幸、而

賜衣賜食、慰恤備至、從此可以生還故土之恩之德、山高海深、

自願此生、無可報答、只切感泣而已。

(甲)は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十月二十九日に黒山島に漂着した漳

州府詔安県の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船は福建省詔安より出帆して南に隣接する広東省饒平県において糖貨を積載し、天津に行つて売却し、酒を載せ、さらに盛京省錦州府寧遠州に行き豆・棗等の貨物を載せ帰帆中に漂流した商船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六「報黒山島牛耳島両処漂人押解答」(二丁裏(四丁表)中に後掲の(甲)と同じ咨文中に關係記事が見える。

(乙) 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二月十七日牛耳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録』第二百二十五册、憲宗三年丁酉三月十七日條、刊本二十二册、八四二(八四四頁))

牛耳島漂到人問情

問、你們、是那裏人。

答、是大清國鳳凰城首陽府首陽縣城外入。

問、你們、以何事、何年月日往何處、遭風到此。

答、前年十月十三日乘船出口、同日到錦州府丕水湖賃船、二月初三

日自丕水湖還安、同日到中洋、遭西北風、十七日到貴境。

問、你們十月十三日發船、十二月初三日遭風、則其間四十九日、住

何處。

答、我們俱是賃船過活之人、初持空船、到錦州府賃與商人裝載穀物、到丕水湖運給商船、故其間多日、住在那裏。

問、運給之穀、是何穀、商人爲誰。

答、穀是青豆、商人數多、不記誰某、而其中一人、同騎我船運穀也。

問、諸商人俱係何地方人。

答、是寧波府人。

問、你們、自丕水湖還家時、載有何物。

答、沒有。

問、丕水湖是何地方。

答、是錦州府海關口也。

問、你們乘船時、人數幾何、亦無疾病滄死之患否。

答、是我等三人、而幸免疾病。

問、你們是旗人、是民家。

答、是民家。

問、你船、是公船、是私船。

答、是劉星日、私船。

問、你船、有公文耶。

答、是小小私船、本無公文。

問、你們姓名云何、年紀多少。

答、船主劉日星 年三十五。

舵工劉士元 年三十九。

胡天宗 年二十一。

問、兩劉姓同、或是眷黨否。

答、只是姓同。

問、首陽縣文武官幾何。

答、文武官各一員。

問、錦州府文武官幾員。

答、不知。

問、首陽縣距錦州府、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二百六十里、水路一百二十里。

問、自錦州府、距丕水湖、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無、水路一百二十里。

問、首陽縣、距丕水湖、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一百四十里、水路一百十里。

問、自首陽縣、距皇城、水旱路各幾里。

答、不知。

問、你船已爲燒火、而裝船鐵物爲幾斤、並帶來否。

答、小船也故元無。

問、你們三人、跋涉辛苦、前路尙遠、是可悶也。

答、我們漂流餘喘、幸賴神佑、到泊貴境、厚衣厚饋、生還有期、恩

澤深厚、天地與同、尙到家國、只當沒齒不忘。

(註)は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二月十七日に牛耳島に漂着した盛京省治下の貨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六には先の(註)と同咨文中(二丁裏く四丁表)に關係記事が見える。同咨文によれば、同船の乗船者三名は

文字が読めず、(甲)の船主沈拙が問情の際に便宜を計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そのためか三人の居住地が「首陽府首陽県」と(乙)にも咨文中にもある。清代にはこのような地名は無く、福建人沈拙の聞き取りの際に誤ったものとも思われ、同地はおそらく奉天府遼陽州のことであろう。

(丙)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十一月二十六日全羅道慈恩島漂着船
(『備邊司謄錄』第二百二十八册、憲宗六年庚子二月初一日條、
刊本二十三册、一七五〜一七六頁)

全羅道羅州牧慈恩島漂到大清國山東省登州府黃縣縣人問情別單

問、爾們萬里漂泊之餘、能免疾恙麼。

答、幸免疾恙。

問、爾們是那裏人。

答、是大清國山東省登州府黃縣縣人。

問、爾們因何事、那一個月日、往何處、因何到此。

答、我們十一個人、裝糧次、去年九月二十九日從本縣發船、要往奉

天省、十月初十日到嚴河口、冰漸滿江、不能前進、還到小平島

外洋、十一月二十三日遭了西北大風、二十六日夜半漂到 貴國

地方、船隻俱破了。

問、十月初十日、自嚴河口回船、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小平島遭風、則

這其間四十二天呢、却在那個地方做甚麼。

答、自嚴河口發船、同日到金州口、住二十三天候風、十一月初三日
開船、十三日到小平島候風、住十日放洋、就遭風了。

問、嚴河口・金州口・小平島、俱係甚麼地方呢。

答、關東省奉天府所管也。

問、自黃縣縣、到小平島、水旱路共幾里。

答、旱路六百餘里、水路不知道了。

問、爾們十一個人姓名名誰、年紀多小、居住何處。

答、舵工徐天祿 年五十二

水手曲永成 年四十三

張永成 年五十九

姜志祖 年二十八

由士國 年五十四

王付玉 年四十六

劉永齊 年四十

張培五 年三十九

馬其清 年四十四

馬其源 年二十六

肖日紅 年三十六、都在黃縣城外住。

問、爾們既要裝糧、則有甚銀貨帶來麼。

答、帶得銀子一百兩、銅錢一百一十吊、是船主劉增三的東西、船破

時都落下水裏、盡失無餘。

問、劉增三怎麼沒有來到麼。

答、父喪不來。

問、再有甚麼東西麼。

答、只有一坐銅鑪。

問、僮們有公文沒有。

答、有一張。

問、票文中只書五人、而六人加來何故。

答、票上雖只五人、十個人亦可以載得。

問、徐天保、以天祿書示何故。

答、天保本名天祿、而代船主來也。

問、僮船公文、是何處成出、船隻、是官船啊。是私船啊。

答、公文是黃縣縣成出、船是公船。

問、僮們或有親眷同來麼。

答、只有馬其清・其源、是兄弟也。

問、僮們從陸上來之時、船隻呢怎麼樣。

答、起身時候、都燒火了。

問、船既燒毀、則裝船鐵物帶來麼。

答、鐵物三百二十九斤六兩帶來了。

問、黃縣縣到奉天省、水旱路多遠。

答、水路不知、旱路三千里。

問、自黃縣縣到山東省、水旱路共多遠近。

答、旱路九百餘里、水路呢沒有。

問、自黃縣縣到皇城、水旱路幾里。

答、旱路一千四百五十里、水路呢沒有。

問、黃縣縣官員、是文官麼武官麼。

答、七品文官。

問、給衣給糧護送出境、即我 國家綏遠之德意、僮們認得麼。

答、我們萬死餘生、得到 貴國、賜衣賜食、一路將護、從此可以生

還故土、貴國恩德、山高海深、無以稱謝云云。

(國)は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十一月二十六日に慈恩島に漂着した山東黄県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同船は黄県より出帆して盛京省の敵河口(不明)に行き河口が泳結していたため旅順の小平島へ行き、その後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六に「報羅州漂人押解咨」、「盛京礼部知会資咨官賞銀出送咨」、「回咨」の三件(六丁表七丁裏)の關係資料が知られる。咨文では漂人の代表を王付玉とあるが、(國)により徐天祿が舵工で、王付玉は水手の一人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國) 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一月十一日忠清道安興鎮漂着船(『備

邊司謄錄』第二百三十九册、哲宗三年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條、刊

本二十四册、五〇四〜五〇六頁)

忠清道泰安安興鎮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僮們漂泊之餘、多喫辛苦、能免疾病否。

答、辛辛苦苦、疾病的也有、滄死的也有。

問、僮們共幾個人。

答、俺等共六個人內、一人滄死、一人有足病、幸蒙貴國官人、特賜

藥料、漸至好了。

問、滄死之人、聞甚惻然、屍身亦已極出否。

答、漂盪之際、各自求生、極出不得。

問、僮們是那裏人啊。

答、山東省登州府人。

問、僮們是民人麼、旗人麼。

答、都是民家。

問、僮們船、是官船麼、私船麼。

答、私船。

問、有船號與船票麼。

答、似此小船、原無船號與船票。

問、僮們姓甚名誰、年紀多少。

答、船主朱守實 年五十三。

舵工王 湖 年二十五。

王日安 年三十九。

馬 月 年五十。

張 福 年五十七。

滄死人朱守本 年六十二。

問、僮們中多有姓同者、是同宗麼。

答、姓朱的兩個人、是同宗、姓王的兩個人、是不同宗。

問、僮們因何事、何月何日、開船往何處、何日遭風、漂到我境麼。

答、俺等以賣魚爲業、本年九月初六日、開船往關東老口灘、裝魚發

賣於各處、十一月初六日、將向關東金州地、忽遭大風、同月十

一日、漂到貴境。

問、魚價爲幾何。

答、二百四十二吊。

問、此外還有甚麼帶來的物件麼。

答、有書信十二封。

問、書面姓名、俱係何人、而逢於何地、受此書信麼。

答、登州人、逢著俺等於關東地、要報家信者也。

問、聞僮們有賣貴賑本、而無識字之人、何也。

答、識字的、卽滄死人朱守本也。

問、登州府、距皇城爲幾里。

答、一千五百里。

問、有幾員官員麼。

答、官員是大人一位、老爺三位。

問、僮們地方、幾分年成、所產何物。

答、五六年成、土產是綿花。

問、僮們帶來物件、俱全麼。

答、所裝的魚呢、漂盪之際、或恐船重、投之水中、其外物件、沒有

遺失的。

問、僮們願從旱路、朝家特加矜念、供饋禦寒之節、令地方諸官、從厚備給、以示柔遠之意、果無飢寒之苦、而一路上好好的回去罷。

答、俺等、以萬死餘生、幸泊貴境、得保殘命、衣之食之、優恤曲至、貴國之德、山高海深、俺們一路回去、惟有攢手頌祝而已。

(圖)は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十一月十一日に忠清道安興鎮に漂着した山東登州府の魚商の船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六に「報泰安漂人押解咨」(二十八丁表)二十九丁表)が見えるが(圖)の方が詳細である。

(圖) 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正月十四日全羅道珍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四十二册、哲宗六年乙卯五月二十日條、刊本二十四册、七八五〜七八七頁)

全羅道珍島郡南桃浦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你們是那裏人。

答、大清國江南省蘇州府崑山縣人。

問、你們那個月坐船、往那地方、怎麼到這裏。

答、去年六月、裝皇糧到天津、交卸回到山東烟台鎮、裝烏棗客八人、去年十二月初一日、開船入洋、被西北風、刮到外山、正月初十日開船、又遭大風漂蕩到此。

問、你們到外山、留着四十餘日、外山是甚麼地方。

答、有島中人、送柴送水、他說是安摩島、我問他國名、他說、不知道、但人物衣服、與這裡人一樣。

問、你們大洋漂泊之餘、都無疾病麼。

答、萬死餘生、幸存性命。

問、你們三十一個人姓甚名誰、年紀多少。

答、舵工馬得華、年六十三

水手全元、年三十五

陸廷春、年五十九

陸秀安、年三十八

徐天寶、年三十七

陳聚金、年二十八

錢和尚、年二十八

錢漲發、年三十九

以上八個人、都住上海縣。

朱茂和、年三十四

曹口叔、年三十五

郭和尚、年三十二

卞順郎、年三十三

莊網網、年三十五

黃升郎、年二十六

黃正發、年二十五

者 民沈載廣、年三十二

副 舵錢眷眷、年二十九
水 手董永金、年三十四

陳和尙、年三十八

施師太、年三十九

施順發、年二十九

陳景和、年五十二

毛全景、年二十七

以上十五個人、都住崇明縣。

烏棗客郭德章、年三十七

杜佃珍、年三十八

楊秀東、年四十

李 鏡、年五十四

李梅年、年五十七

張炎茂、年五十三

王兆嵐、年二十五

孫承緒、年三十一

以上八個人、都住山東省東昌府聊城縣。

問、你們、在所在民啊。

答、民人。

問、你缸、是官缸、是私缸。

答、裝運皇糧回來、從便貿易爲商。

問、誰是缸主、有缸票麼。

答、缸主龔潤甫、在家不來、有四張公文在此、江蘇督糧道執照票一

張、崑山縣發給執照票一張、江蘇太倉府護照票一張、天津府完

照票一張。

問、公文中載錄二十一人、令此十個怎麼加來。

答、錢和尙、毛金郎兩人、是水手加來、山東貿易客八人、都是無公

文隨缸。

問、公文二十一名中、五名相左怎麼。

答、顧福義·楊大魁·曹老扣·張坤金·沈小品五人、不願隨缸、以

陳景和、郭和尙、曹口叔·施順發·錢漲發換來。

問、你船裝甚麼貨物。

答、烏棗一千四百零一包、杏仁五十包、香千(干)八十五包、梨二十五包、

槐花四包、紅小荳二十五石、荳餅八十三片、粉條三包。

問、誰是貨至。

答、烏棗、杏仁、香干、梨、槐花五種、是烏棗客八人貨物。紅荳、

荳餅、粉條、是沈載賡貨物。

問、崑山縣、離北京水旱幾里、文武官幾員。

答、水路四千二百餘里、旱路三千二百、文官一員、武官二員。

問、崇明縣、離北京水旱幾里、文武官幾員。

答、水路四千五百里、旱路五千二百里、文武各一員。

問、上海縣、離北京幾里、文武官幾員。

答、水路四千六百里、旱路五千三百里、文七員、武一員。

問、聊城縣、離北京水旱幾里、文武官幾員。

答、旱路九百六十里、水路沒有、文武各一員。

問、你們、既從旱路回去、船隻已爲燒火、裝缸鐵物共幾斤。

答、鐵物缸主不來、不能詳知。

問、你們、窮途生還、前路絕遠、保重保重。

答、俺們萬死之餘、幸到 貴國、賜衣賜食、恩德如天、頂戴不起云云。

(圖)は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正月十四日に珍島に漂着した江南崑山県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同船の船主は龔潤甫であるが舵工馬得華のもとに「皇糧」を江南から天津に輸送完了して、山東の烟台鎮に行き「烏棗客」八人と彼等の積荷を載せ帰帆中に漂流した。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六に「報珍島漂人押解咨」(三十二丁裏く三十四丁表)が見えるが(圖)の方が詳しい。

(圖)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初六日忠清道熊島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四十五册、哲宗九年戊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條、刊本二十五册、三二二〜三二三頁)

忠清道泰安郡熊島漂到大國人別情別單

問、爾們這樣寒天多日漂蕩、能沒有疾病麼。

答、上天見憐、幸免滄死呢。

問、爾們是那省縣的人啊。

答、俺們都是山東省登州府榮城縣^{榮城}民人。

問、爾們共幾個人啊。

答、十箇人。

問、爾們十箇人姓名年紀各自說罷。

答、缸主劉青雲 年十八

缸工王煉芝 年三十六

副帆楊喜義 年四十

耆民張繼順 年四十七

大家孫喜傳 年二十五

王世安 年十九

王連富 年三十四

劉永年 年四十九

劉成仁 年二十二

周十青 年二十八

問、爾們那月那日由那地方開船、那裏地方做甚麼買賣、到那裏地方遭風漂到啊。

答、俺們裝青豆、到奉天府洋河口發賣、回到威海口。十月二十三日開船。天交二更、風雨狼大、浪高如山、不能行缸、帆也、桅也、鐵錨也、舵繩也都去了。隨風漂到 貴國這地方、便是十一月初六日呢。

問、奉天府威海口是甚麼地方。

答、奉天府文登縣河口了。

問、爾們地方到奉天府幾里。

答、旱路呢不明白、水路呢一千多里。

問、爾們地方到文登縣幾里。

答、一百多里。

問、榮城縣到登州府幾里。

答、四百多里。

問、爾們地方到京裏旱路幾里。

答、旱路一千四百里、水路一千里。

問、爾們地方有幾品官幾員。

答、七品文武官有。

問、爾們地方幾分年成。

答、七八分年成。

問、爾們缸是官缸麼、私缸麼。

答、買賣缸。

問、衣服鋪蓋器皿外頭、再有別物帶來麼。

答、沒有。

問、爾們缸上物件別無漂失麼。

答、桅・柁・繩・鍊錨以外、零零瑣瑣的也有。

問、爾們現今帶去的鍊物幾件幾斤麼。

答、鍊錨・鍊器、燼餘鍊物通共一千六十斤零。

問、帶來的錢有麼。

答、五百三十兩八錢八分有。

問、爾們到此也是多天、雖有日饋米肉、能免飢寒麼。

答、俺們萬死餘生、特蒙 貴國恩德、保生殘命、生還故土、自顧此

生、無可報答、多謝多謝。

(圓)は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初六日に熊島に漂着した山東省榮成県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同船は遼東半島南東部の洋河河口へ行きその後山東の文登県威海口に戻る途中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六に「報泰安漂人押解咨」(四十六丁表)四十七丁表)の關係記事がある。

(吳) 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初九日忠清道蟻項里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四十五册、哲宗九年戊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條、刊本二十五册、三二三〜三一四頁)

蟻項里漂到大國人問情

問、爾們多日漂蕩、千萬辛苦、能無疾病否。

答、漂到 貴國、幸保殘命、但同缸中、陳和成項撞方濃、官長給藥救療、今幸少可。

問、爾們是那裏人。

答、俺們都是江南省松江府上海縣民家。

問、爾們何月何日緣何事、何月何日漂到此處。

答、爾們往奉天府裝穀、轉回江南、十月二十三日到山東後山、忽遭大風、失了帆柁、不能使缸、隨風漂蕩、十一月初九日到了 貴

國地方。

問、裝缸的穀是甚麼穀。

答、黃豆·小米·芝麻·瓜子·豬肉·牛油·胡桃油等物。

問、各樣東西共幾担價錢多少。

答、担數寫在票上、價銀爲數千兩、便是王子驥、周萃濤兩人所管。

問、僮們共幾箇人。

答、二十一箇。

問、僮們姓名年紀都說罷。

答、趙汝林 年四十二

何重云 年四十一

盛福來 年四十五

陳和成 年三十九

張和秀 年二十九

張炳成 年二十八

張和尚 年三十二

高永全 年十九

陸會生 年五十六

張春寶 年二十六

趙汝桂 年十八

高漢周 年五十八

高彭林 年三十六

張連元 年四十五

陸聖文 年二十四

顧咸寶 年四十八

范永昌 年二十八

唐福全 年二十二

朱欽宝 年二十五

周子云 年二十七

陸田宝 年二十九

問、同姓的狼多都是親眷麼。

答、趙汝林·汝桂是伯叔弟兄。陸會生、聖文、田宝也、是叔伯兄弟。

張炳成、春宝是叔侄。高漢周、永全是堂叔侄。

問、上海縣到奉天府幾里、到京裏幾里、到山東省幾里。

答、到奉天府水路二千八百里、旱路三千六百里。到京裡三千多里、

到山東省水路一千四百里、旱路不明白。

問、僮們遭風的時、再有同漂的缸麼。

答、遭風的時候、有別缸三十餘隻呢、俺們失了帆舵、漂盪東來、他

缸不知那裏去了。

問、缸號甚麼、缸主是誰。

答、缸號孫壽福、缸主郁泰峯。

問、缸主何不在此。

答、缸主再有五十餘缸、不能出海。

問、僮們地方有我品官。

答、九品文武官都是漢人。

問、僮們地方土產何物。

已下缺。

(庚)は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十一月九日忠清道蟻項里に漂着した上海の商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船は船号が孫寿福と吉祥を表しており船主は五十余船を所有する郁泰峯の持ち船であった。上海から盛京省へ行つての帰郷中に漂流した。

『同文彙考』原編続、漂民六に「報泰安漂人押解答」(四十七丁表、四十八丁表)に關連の記事が見える。

(酉)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十月二十三日全羅道珍島漂着船(『備邊司臚錄』第二百四十七册、哲宗十一年庚申三月十四日條、刊本二十五册、四八九、四九〇頁)

全羅道珍島郡南桃浦漂到大國人問情別單

問、你們、漂盪之餘、俱無疾病否。

答、一人有病。

問、何病有呵。

答、路上冒風、身上不快、實無爲慮。

問、你們、居在何地方。

答、俺們、俱是山東省榮成縣人。

問、你們、何年月日、因何事、往何處、何以到此。

答、去年九月初二日、由榮成俚島口、裝塩魚、到海上縣發賣、候風留住、十月初七日、往江北營船港、裝綿花一百八十二包、桐油二簍、初八日發船回家、猝遇西北大風、二十三日漂到貴國。

問、你們、共幾個人、姓甚名誰、年紀多少。

答、俺們十二人。

正 舵曲會先、年三十一、住黃縣。

副舵工胡玉令、年七十、

水 手曲 福、年五十五、住黃縣。

水 手曲 桂、年三十八、住黃縣。

水 手李允平、年四十四、住黃縣。

船 主趙立果、年四十一、住黃縣。

香 童王乃福、年二十二、住黃縣。

飯 司曲成林、年四十二、住黃縣。

水 手張雲有、年三十二、住榮成縣。

鄉 導張鳳高、住山海縣。

客 人王相眉、年三十八、住黃縣。

客 人張紹德、年三十四、住榮成縣。

問、你們曲姓四人俱是親戚否。

答、俱是同宗。

問、香童、鄉道何名目而客人是何人耶。

答、香童是敬時燒香、鄉道是行船時指路、客人是隨船辦貨。

であつた。

問、你們是民人麼、旗人麼。
答、俱是民人。

問、榮成縣年成何如耶。

答、六、七分年成。

問、你們之船官船耶、私船耶、亦有公文耶。

答、私船而公文有三張。

問、榮成縣去皇城水旱路各幾里。

答、旱路一千八百里水路未詳。

問、你們帶來綿花、桐油、換銀拿去麼。

答、拿去。

問、船是燒火、而鐵物拿去麼。

答、拿去。

問、遠外之人備給衣食即我國盛意、你們小心回去。

答、貴國恩德如天、無以報答。

〔甲〕は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十月二十三日に珍島に漂着した山東榮成県の商船の資料で、同船は上海に塩魚を売りに行き、江蘇沿海港で綿花等を買いて帰帆途中で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六に「報珍島漂人押解咨」（四十八丁表）四十九丁裏」と「盛京礼部知会賞咨官賞銀運便頒發咨」（四十九丁裏）に關係記事が見える。この二件の咨文中には漂人の代表を王相肩としているが、〔甲〕によって彼は同船の船客で、正舵は曲会先

〔丙〕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二月十七日仁川府德積漂着船（『備邊司

謄録』第二百五十八冊、高宗十四年丁丑三月十六日條、刊本二十

七冊、八四〇八五頁）

仁川府德積漂人間情別單

問、一路辛苦。

答、喫苦不少。

問、你們是那國人。

答、大清國人。

問、你們是民人哪、旗人哪。

答、俄們是民人。

問、姓名甚麼。

答、李培增。

問、多大年紀。

答、今年三十八。

問、他們兩個人姓名甚麼、多少年紀。

答、一個是親兄弟培戴、今年二十三、一個是戚上玉、今年三十一。

問、你們住在那個地方。

答、俄們住着登州府文東縣。

問、你們在那個月開船哪。

答、上臘月二十六開船登州海洋、今年二月十二遭風、漂到着貴國黃海道延坪海中、大船致敗、所以我們三個人、上小船、十七到這海邊。

問、你們船上的、一供幾個人哪。

答、一共九個人、裡頭五個人麼、不知道死活、大船也、不知道那裡壞光、一個死的方老九帶來、埋葬海岸。

問、你們做甚麼買賣。

答、打魚生活。

問、你們有脚疼、能句騎馬。

答、疼的當不得不敢騎馬、怎麼好。

問、這個衣裳也、各樣東西、國法送你們的明白拿回去罷。

答、多謝多謝、不勝感激了。

問、那個死人也、小船怎麼樣。

答、這一塘、肯不得載不得去、今年七月裡、帶着公文坐大船、再到帶回去。

(庚)は光緒三年(一八七七)二月十七日に仁川の徳積鎮に漂着した山東登州府文登県の漁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八に「報徳積鎮漂民入送咨」(五丁裏(六丁裏)が見え關係記事が知られ、行方不明の五人は、

同船參老春、參老玉、姜老成、徐老小、李九成五人。(六丁表)とあり、同船していたもう一人は、

方老九一名、為水所凍。(六丁表)とある方老九で漂流中凍死したのであった。

(卯)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二月初十日全羅道靈光郡漂着船(『備邊司謄錄』第二百六十一冊、高宗十七年庚辰五月初五日條、刊本二十七冊、三九九〜四〇〇頁)

全羅道靈光郡漂人別情別單

問、僑們是何國人。

答、吾們是大清國人。

問、僑們既是大清國人、則居何地方。

答、住在山東省登州府文登縣。

問、僑們緣何事、到我國地界。

答、吾們因山瘦土薄、大海捕魚、不幸天降大風、以致破缸到此。

問、僑們捕魚何魚。

答、捕是青魚。

問、我國法意、不許他國人、犯境捉魚、僑們何爲遠涉險洋、設網於我界。

答、吾們地方、連值歉荒、難於貧寒、冒險到此、惶恐惶恐。

問、僑們自文登縣、何月何日發缸。

答、本年正月初二日登缸、十二日到貴國古群山鎮北十二里東、二月初九日、被風漂到靈光郡、初十日破缸。

問、僮們幾人同行。
答、吾們十人同行。

問、僮們十人姓名年紀居住、一一開示。
答、同船十人。

孫作雲 年四十

孫沛澤 年三十九

王 六 年三十

王 三 年三十四

王 七 年四十八

戚 仁 年二十八

邵 八 年三十八

苗 彩 年二十七

徐 曾 年二十

黃 玉 年二十九、同住威海鎮。

問、威海鎮何地方。

答、文登縣所管地名。

問、僮們自古羣山、何月何日、從旱路到此。

答、吾們前月十九日離發。

問、僮們沿路好來耶。

答、吾們一路無事、本月初二日、到龍仁縣、黃玉一人、猝得身病、

今則少差、多幸多幸。

頒賜物種、一一分給、則萬萬惶感云云。

〔芻〕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二月十日に靈光郡に漂着した山東文登
県の漁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八に「報靈光漂民入送咨」（八丁表）
裏）が知られるが〔芻〕の方が詳しい。

〔芻〕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十月初二日庇仁縣漂着船（『備邊司臚錄』

第二百六十一冊、高宗十七年庚辰十一月初九日條、刊本二十七冊、
四四四～四四六頁）

庇仁縣漂人間情別單

問、一路辛苦啊。

答、喫苦不少。

問、你們是何國人、通共幾箇人哪。

答、我們十個人、是大清國人、那個十四個人、并兩個女人、一個幼

男、是暹羅國人、通共二十七人。

問、你們大清國人、住在那個地方。

答、我們九個人、住在廣東省潮州府汕頭埠、一個人、住在海南。

問、潮州府距 皇城多少路。

答、住在遐方、不知 皇城程途幾里。

問、海南距潮州府幾里。

答、距潮州府南四千里。

問、你們甚麼緣故、與那暹羅國人、一同騎缸。

答、以故買賣緣故、今年五月初四日、在暹羅國、發舡前往山東烟台

地方、收買貨物、又往山東、營口地方、買豆裝載、要回潮州之

致同、載暹羅國十七人、作為舡格、使之行舡。

問、你們中國人、是民人、是旗人。

答、我們都是民人。

問、你們各人姓名甚麼、年紀多少。

答、許必濟年三十四

吳丁 年三十一

許長庚 年三十九

陳保 年四十五

陳選 年三十九

陳巧 年二十九

李青 年二十九

吳程 年二十四

陳雷 年三十九

貞與 年二十五

問、暹羅國人姓名年紀。

答、毛紅 年五十二

王棕 年三十九

膠習 年三十

緣豆 年二十一

銅鈴 年三十九

總舖 年二十三

番毛 年二十七

番不 年二十八

番德 年三十

番甘 年三十

番炎 年二十二

番兵 年二十五

番月 年三十九

番旺 年二十九、已上十四人、都是舡格。

一女人是番班年二十四、毛紅之妻。

一女人是番只年二十五、番月之妻。

一幼男是毛彬年二歲、毛紅之兒子。

問、自潮州府、往暹羅國、相距幾里。

答、一萬四千里水路。

問、你們在那個海面、遭風漂到這裡。

答、我們今年五月初四日、從暹羅國發舡回來之路、九月二十九日、

在山東洋面、忽遭颶風、舡隻破碎、僅駕從舡、漂蕩到這裡。

問、你們既在海面、漂泊多日、沒有滄死與害病之人麼。

答、暹羅國人一名名叫番、合的不幸、落水滄死、我們仗着貴國福庇、

幸免盡死了。

問、你們見有甚麼帶來的東西麼。

答、媽祖神像一位、係是舡上供養祈禱的、再有紅蔘九櫃、從營口買

來的炒餅六匣、洋毛褥五件、雨傘二柄、環刀二柄、斧子一柄、白米一袋、布被二件、乾飯一袋、洋鍔小匣二箇、琉璃壺一箇、銅碗一箇、銅茶罐一箇、洋鐵筒一箇、并缸上雜用傢伙一狗一貓。問、這箇衣裳等件、自我 朝廷、特給你們、柔遠之意好將去罷。答、多謝多謝、沿路上多蒙貴國官辦格外顧助、今又蒙如此鴻恩、得返故土、貴國盛德厚澤、實在難忘了。

(甲)は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十月二日に庇仁県に漂着した広東省潮州府汕頭の船の資料である。

同船は汕頭からシャムへ行き、その後山東の烟台、そして盛京省の營口に行つて豆貨を買い求め潮州に帰帆中に漂着したのである。

(甲)には庇仁県への漂着月日を記していないが、それは『同文彙考』原編統、漂民八「報庇漂民入送咨」(九丁裏く十丁裏)によつて知られる。

三、「問情別単」より見た清代海上貿易

上掲の四十件の「問情別単」に見られる中国帆船の朝鮮半島漂着の記録は各資料とも詳細な当時の実情を記録していると思われる。これら漂着船は船籍により整理すると表1のようになり、大別して中国大陸沿海を主とする船と、明らかに海外貿易を目的とした二船とに分けられる(表2参照)。そこでこの二様の船舶を中心に海上貿易の実情を明らかにしてみたい。

(1) 沿岸貿易

清代前の沿岸貿易の資料として(一)が知られる。これについては、『明実録』神宗実録、万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八月壬午の条に、

朝鮮國王李璉發還漂海人丁。時福建商民薛萬春等四十一人浮海商販、於七月十九日、在福建沙埕洋中遇風、以七月二十七日晡、漂至朝鮮。國王資給遣還、具本奏知。上命解發福建巡撫衙門審無通販情弊、即便省發。

(表1) 「問情別単」に見える漂着中国帆船船籍別表

省名	船隻	沿海	海外	漁船
山東	13	10		3
江蘇	11	10	1	
福建	10	7	3	
浙江	2	2		
直隸	2	2		
廣東	1	1		
江蘇	1		1	

とあるように、この実録の詳しい内容が(一)により補われ明末期、福州の船商が沿海貿易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

「問情別単」に見える清代最初の沿海貿易船の記録は資料(四)であり、康熙四五年(一七〇六)のものである。そして、このなかでも山東、江蘇、福建省に船籍を有する三七艘の「問情別単」が重要と思われる、とりわけ先稿^③では触れることの少なかった山東船の場合から述べてみたい。

① 山東船籍の沿岸貿易船

山東省に船籍を有する沿岸貿易船は資料(四)、(十)、(四)、(六)、(三)、(五)、(四)、(五)の計十件がある。これらの沿岸貿易の航行地点を見るに、江南方面のものは(四)、(六)、(三)の三件で他は近海及び渤海沿岸

(表2) 「問情別單」に見える漂着中国帆船表

資料	西曆	中国曆	船主又船戸	船籍	航行地名	乗船者数	船員	客
1	1617	万曆45	薛万春	閩 県	福建—寧波府→福建	41	14	26
2	1687	康熙26	顧如商	蘇州府	蘇州→日本	67	—	—
3	1704	43	王 富	泉州府	泉州→日本	116	—	—
4	1706	45	車 瑄	蓬 萊	萊陽→蘇州	13	9	3
5	1713	52	王 裕	同 安	泉州→日本	42	—	—
6	1732	雍正10	夏一周	南 通	南通州—山東→閩東	16	16	0
7	1760	乾隆25	林福盛	同 安	泉州→山東	24	19	5
8	1762	27	孫合興	寧波府	寧波—上海→山東	22	19	3
9	1763	28	楊 難	崇 明	崇明→閩東・海州	10	—	—
10	1774	39	曲 欽	福 山	福山→奉天	25	25	0
11	1777	42	趙永礼	寧 海	寧海→山東	7	7	0
12	1777	42	秦源順	崇 明	崇明→天津	15	13	2
13	1777	42	金長美	天 津	天津→広州	29	24	5
14	1786	51	張元周	榮 成	漁船	4	4	0
15	1791	56	安復樸	福 山	福山→金州	21	16	5
16	1794	59	邱福臣	蓬 萊	登州→奉天	51	7	44
17	1800	嘉慶 5	唐明山	南 通	南通州→萊陽	7	7	0
18	1805	10	傅鑑周	宝 山	上海—天津→山東	22	21	1
19	1808	13	龔鳳来	元 和	上海—南通州→膠州	16	16	0
20	1808	13	陳仲林	鎮 洋	江南→閩東・金州	13	13	0
21	1808	13	阮成九	蓬 萊	寧海州→奉天	40	26	14
22	1813	18	黄万琴	同 安	泉州—台湾→天津	22	20	2
23	1813	18	黄 全	海 澄	同安—台湾—上海→西錦州	47	36	11
24	1813	18	黄宗礼	同 安	同安—天津→錦州	73	50	23
25	1819	24	呉永泰	海 澄	海澄→西錦州	30	30	0
26	1824	道光 4	石希玉	海 澄	海澄→蓋平	37	37	0
27	1824	4	潘明顯	丹 陽	青口—上海—閩東→上海	14	14	0
28	1826	6	朱和恵	鄞 県	鎮海—天津→山東	16	16	0
29	1829	9	王箕雲	文 登	文登→南城(江蘇)	3	3	0
30	1836	16	沈 拙	詔 安	詔安—饒平→天津	44	34	10
31	1837	17	劉日星	首 陽	首陽→錦州	3	3	0
32	1839	19	徐天祿	黄 県	黄県→奉天	11	11	0
33	1852	咸豊 2	朱守賡	登 州	登州—老口灘→金州	6	6	0
34	1855	5	馬得華	崑 山	江南—天津→烟台	31	23	8
35	1858	8	劉青雲	榮 成	榮成—洋河口→威海口	10	10	0
36	1858	8	趙汝林	上 海	江南—奉天→江南	21	21	0
37	1859	9	曲会先	榮 成	榮成—海上→江北營	12	10	2
38	1877	光緒 3	李培増	文 登	登州, 漁船	3	3	0
39	1880	6	孫作雲	文 登	文登, 漁船	10	10	0
40	1880	6	許必濟	汕 頭	広東—暹羅→烟台	27	10	17

(註) 航行地名中の一は航行の完了を示し、→は航行の途中を示す。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四)

から遼東半島沿岸の東北地区である。山東省の地理的状况から東北方面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ったことはこれら漂着船の状況からも知られる。

それでは東北地区へ航行した目的は何であったかを見るに、福山船籍の(+)、(由)の内、(+)は奉天府へ「買米」のためであり、(由)は金州府へ「各様穀子、及山藟、涼花等物」を買い求めるためであった。蓬萊船籍の(内)、(因)については(内)が奉天府において「粮柴」を買い求め、(因)は山東省登州府寧海州の商人に備船され奉天府において「高粮・包米・藟包」等を買求めに行った船である。

(因)の黄県船籍の船は「粮」を装載して奉天省に行こうとしたのであるが、敵河口氷結のため金州を経て旅順の小平島に行ったのである。(因)の登州府の船は「以売魚為業」とあるように魚を販売するため、その仕入れ先は「関東老口灘」であって、そこから沿海各地を転々と販売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因)の登州府荣成県船籍の船は、青豆を装載して奉天府の洋河口に行ったが、その洋河口とは遼東半島南部の大孤山の洋河口のことであり同地へ行き、その後、威海衛に帰帆する途中漂流したのである。

民国『錦県志』卷十三、交通、商港の条に、俗に東錦州と呼ばれていた馬號溝海口の入港船について

其進口船隻、來自天津、山東兩處、曰衛船、曰登郵。入口貨爲天津、山東兩處之麥、出口貨以雜糧爲大宗。

とあり、同書、俗称、西錦州の天橋廠海口にも進港の帆船の内、山東曰登郵。

とあるように、山東方面からは一般に登郵と呼ばれていた民船が東北地方沿海に進出していたようであり、これらの積荷は山東からの麦を主とし、東北からは諸々の穀類等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おそらく、上記の(+)以下の東北地方との間で沿岸貿易をおこなった商船は山東方面の「登郵」と呼ばれた民船に類するもので、その主要な貿易は穀類を中心とする交易であった。

これに対し江南方面とは(四)、(因)、(因)に見え、(四)の萊陽県船籍船は、

持黄豆・紫草・杏仁・防風・白蠟・藟・鹽猪等物、往蘇州買來青藍、各色布、甕器・綿花等物耳。(上・四〇頁)

とあるように、黄豆等の穀類他、薬材等の一次生産物を主として積み込み、蘇州へ行って反物、甕等の二次製品を持帰っていたのである。

(因)は登州府文登県船籍で、「帶錢十四吊六百零」とあるように、綿布、涼花を買い入れるため文登県より「南城」に行った船である。南城は江蘇省灌雲県北の、現在の連雲港市の近郊の「南城鎮」のことと考えられ、同地へ先の物を交易に行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

(因)は荣成県の船で塩魚を載せ上海方面でそれを販売し、長江より北の沿海港で「綿花一百八十二包、桐油二簍」を買い入れ帰帆しようとした船である。

この他、山東船籍船としては、(四)、(五)、(六)の三艘の漁船が知られる。三例とも近海漁業の一例となる資料で、同村の居住者を中心に親子兄弟、同族を中心とする漁業従事者の一端を知りうることが出来るものである。

以上のように山東船籍の船は東北方面の沿海地区を中心に、山東半島以南の江蘇沿海地区から長江河口までを貿易活動の舞台とし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であろう。

② 江蘇船籍の沿岸貿易船

江蘇省に船籍を有する船は資料(一)、(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の十一例が知られ、この内外貿易を目的とした(一)を除き残り十例の沿岸貿易の状況を見るに、主に山東沿海港や天津と関東即ち東北沿海港に集中しているのである。

さらに、船籍を有する地域も崇明、南通州、宝山、元和、上海等と清代において船商を多出した地域であり、事実、この「問情別單」においても(五)に、上海から奉天府へ行き、その帰帆中に朝鮮国に漂着したのであるが、この船の船号と船主を聞かれ、(七六頁)

缸號孫壽福、缸主郁泰峯。

と答えていて、孫壽福という吉祥名を付けた船であり、その船主は郁泰峯であった。そして彼が同船していない理由として、

缸主再有五十餘缸、不能出海。

とあり、船主はさらに五十余隻もの船を所有しているため乗船が不可能であるとしていることから知られるように、五十隻余もの船

船を所有する船商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江蘇省船籍の船が貿易対象港とした一つに膠州があるが、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の『膠澳志』巻六、交通志四、航運の「沙船」について、

江蘇境内之船、多屬於此。概屬平底。是其構造之特徵、分大小三級、大級者往來上海、容量約二千五、六百擔、船員二十人内外、裝來之貨、多爲棉花、空船開回爲常。中級者容量一千五百擔、船員十五、六人、大都內鹽城、海州、裝載棉花・芝麻進口、歸程則載洋廣雜貨、火柴、荳油出口。小級者六百擔左右、船員六名上下、由青口・海州、裝載胡桃・芝麻・穀類進口、秋季則裝水菓出口、其餘季節、無貨則空船開回。

とあり、民国初期の状況であるが、清代においても同様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山東方面及び東北地区へも多くの沙船が進出していた状況が知られるであろう。

③ 福建船籍の沿岸貿易船

福建船籍の沿岸貿易船は明代の(一)を除き資料(七)、(八)、(九)、(十)、(十一)の七例を数えるが、これらの例は既に拙稿^⑤で触れた福建沿海船の場合と多く齟齬するものではないが、広範な沿海活動をした(四)、(五)の三例について触れてみたい。

(四)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県の船で、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五月二十八日に、(四六頁)

往臺灣、裝載糖屬、八月十四日到天津卸下、又自天津貿載紅黑

棗、乾葡萄、酸乾、乾小魚、白米、燒酒、要回福建。

とあるように、台湾へ行って砂糖を積み込み、八月十四日には天津でそれらを荷卸しし、同地から紅棗等の積荷を載せ福建に帰帆したものである。

同様な例は(国)にも見られ、海澄県静字一七四九号船は同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四月七日に、(五〇頁)

自同安縣往臺灣府、裝載糖屬、五月十五日、往江南松江府上海縣、交易茶葉、七月初六日、又自上海縣往奉天省西錦州、交易後、販載黃豆一千石、白米十二包、鹿肉餅八包、牛劬五包、木耳七包、遠志十包、甘草十五包、丹蔘五包、赤芍藥七包、瓜子三十包、柴胡四包、防風六包、要回本縣。

とあるように同安県より台湾へ行って砂糖を買い積み、それを上海で売却し、上海からは茶葉を買い入れ、今度は茶葉を西錦州へ行って売却し、同地では黄豆等の物品を買い入れて帰郷しようとし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国)とも同時期の福建船で、両船とも南貨として台湾で砂糖を買い入れたことで共通し、それらを上海、天津等で売却している。

とりわけ上海については、『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五輯所収の提督江南総兵官左都督林君陞の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七月初四日の奏摺に、

查劉河、川沙、吳淞、上海各口、有閩粵糖船、肆伍月南風時候、來江貿易。

とあるように、長江河口の劉河、川沙、吳淞、上海各口には福建や広東からの砂糖を積載した船が旧暦の四、五月頃の南風の吹く時期に長江河口の各口に來航し貿易していたと言われていたことと静字一七四九号船の上海への來航の時期とが一致することにより、乾隆期以降、福建船沿海航行の一般的傾向を知り得るのである。

以上の二例が砂糖を台湾に求めたのに対し(甲)の漳州府詔安県船はそれを広東省に求めている。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五月十八日に

自詔安縣出船、同日到廣東省潮州府饒平縣、裝糖、二十四日出海口、七月初一日、到天津府、賣糖裝酒、九月十一日出口、十七日到寧遠州、裝豆・棗、二十九日發船回家。(六五頁)

とあり、漳州府の詔安県より広東省の潮州府饒平県に行つて砂糖を買い求めたのであるが二省にまたがっているものの両県は隣接しているため詔安より他地方へ行くより都合が良いと思われる。そしてその砂糖を天津へ運び売却し、帰帆荷は天津と錦州府寧遠州今の遼寧省の興城において買い求めている。

この三例に見られるよう南貨として砂糖を積み込み、上海、天津等で売却し、北貨を積み込んで帰帆する方法は清代の福建船に一般的に見られる沿岸貿易の形態であったのである。

④ 天津船籍の沿岸貿易船

資料(尙)は直隸省天津府天津県の船で、天津から「涼花・棗子」を積み込み広州へ行って交易し、帰帆中に山東登州沖で漂流したのであるが、船舶所有者である船戸の金長美の他二十八名の乗船者は全

て福建と広東の人である。この理由について、(四)では、

天津、同安之商船、互相往來買賣、天津之船、或雇同安之水手、同安之船、或雇天津之水手。(上・六七頁)

と答えているように、天津と同安の船とも相互の都合によって時として船籍外の水手を雇傭していたことから、各船の船籍にはそれほど固執しなか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⑤ 寧波船籍の沿岸貿易

資料(八)、(九)は寧波船の珍しい航行例^⑥であり、(八)は上海へ行き貨物を積み込み山東方面へ向かったとあるがその後のことは『明清史料』庚編第五本四四七丁表の「礼部題本」に、

本年(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初二日、裝載茶・布・雜貨、往關東とあるように関東に交易に行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他方(九)は、鎮海県より酒を積み込み、それを天津に行つて荷卸しし、天津から山東半島南部丁字港近海の大山へ行き糞を積み込み帰帆途中と思われる時に漂流している。

ところで、鎮海県より積み込んだ「酒」であるが梁章鉅の『浪跡統談』巻四、紹興酒に、

今紹興酒通海内、可謂酒之正宗。

と記している紹興酒であつたと思われる。紹興は寧波より西の隣接府であつたから中国全土に名高い名酒の入手は容易であつたろう。

これら寧波府に船籍を有する商船の一般的航跡について民国『郵船通志』食貨志戊編、通商略史に載せる清代の董沛の「甬東天后宮

碑銘」によると、

吾郡回圖之利、以北洋商船、爲最鉅。其往也、轉浙西之粟、達之於津門。其來也、運遼、燕、齊、莒之產、貿之於甬東。

とあるように、寧波商船の貿易対象地域は長江河口より北の沿海地域であつて、北上する際の南貨としては浙江省西部の穀物類を積載し、天津方面に行き、帰帆の際の北貨は現在の遼寧、河北、山東省方面からの産物を持ち帰ることであつたとあり、また民国『膠澳志』交通志、航運、寧船の条に、

寧船、即寧波船、由浙江之鄞縣・鎮海、來者爲多。

とあり、膠州へは寧波の鄞県、鎮海船籍の船が多く来航していたとあるように、これらの地志の記録を勘案すれば、(九)の孫合興船も、(九)の朱和惠船も寧波船の沿岸貿易活動の一端を如実に示していると言えよう。

⑥ 盛京船籍の沿岸貿易船

盛京省に船籍を有する資料(十)、(十一)の二例を見るに、(十)の金州寧海県の趙永礼船は同地より塩漬けの魚を積載して山東に行つて販売しようとしたものであり、(十一)は鳳凰城治下の貨船の例であるが、活動範囲が渤海沿岸に限定されており、両例で見る限り盛京省に船籍を有する船の活動海域は渤海湾周辺及び山東半島の諸港であつたと思われる。

ところで、盛京省沿岸で使用されていた船舶についてこの二例のみでは明らかでないが、民国『奉天通志』卷一六二、交通志二の體

船に見える沿海航行船を参考にしてみると、沙船、改橋、紅頭、瓜篋、燕飛の五種が知られる。沙船は、

大者載量七、八百石、多往來江蘇各口岸。

とあるように多くは江蘇方面から来航した七、八百石積載可能のものであった。改橋は、

大者載量三、四百石、多往來天津間。

とあるように、天津方面から来航したと思われる三、四百石積載可能の船舶であり、缸頭は、

大者載三百餘石、航行天津及山東各港。

とあるように、天津や山東の沿海各港より来航したと思われる三百余石積載可能な船舶であった。そして、瓜篋は、

大者載量二、三百石、多往來奉天沿海諸港。

とある盛京省沿岸諸港を航行する二、三百石積載可能な船舶であり、燕飛は、

大者載量二百餘石、航行奉天沿海及各島。

とあり、渤海沿岸航行可能の二百余石積載可能な船舶であり、資料(出)は七人乗り、(留)は三人乗りであったことから鑑みて、(出)は『奉天通志』の言う瓜篋か燕飛であり、(留)は燕飛の小型船でなかったかと推察される。

⑦ 沿岸貿易船の経営

この他、海船経営の状況を知る上で参考になる記事が数点見られる。

資料(留)の福建船(二十二名乗船)は、

元是黃萬琴之私船、而本年二月以三千兩銀子、買得於陳源合。

とあるように、船員名簿に「管駕」と見える黃万琴の所有船であった、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二月に銀三千兩で陳源合から購入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のことから、二十二名乗組み程度の海船の価格が知られ、また同安附近では船舶所有者のことを管駕とも言ったことがわかる。

また(甲)の福建の詔安県の船(四十四名乗船)は、

造成爲十七年、而價銀一萬五千兩。(六六頁)

とあり、この海船は、造船後十七年経過していることが知られ、造船の費用は銀一万五千兩程したことがわかる。

(丙)の山東文登県の三人乗り程度の船では「銀四十兩」であった。

この他乗組員の職掌について幾つか知られる。(丙)の寧波府船に見える者民について、

者民、卽物貨買賣者之稱。(六二頁)

とあるように積荷の全責任を有し、海外貿易船に見える船主の役割を果したことがわかる。

このことは(留)の例からも知られる。この船の場合江南崑山船の船主龔潤甫が乗船せず、舵工馬得華がおり者民沈載廢も居て積荷は船客の物の他、

紅荳、苳餅、粉條、是沈載廢貨物。(七三頁)

とあるから、この船は船主とは船舶所有者で者民がその代理的役割

を果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龔潤甫のような船舶所有者を船主と呼んだ例は(四)の上海船の所有者であり同船に乗船せず他に五十余艘も所有する「船主郁泰峯」のことからも知られる。

(四)の山東登州府船では舵工の徐天祿が、

天保本名天祿、而代船主來也。

とあり、舵工が船主の代理をおこなっ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さらに、(五)の山東榮成船には、乗組員名簿に見える香童、郷導、客人について、

香童是敬時燒香、郷導是行船時指路、客人是隨船辦貨。

とあるように、香童は船中で祭っている天后の世話係の少年を言ったもので、郷導は船の水先案内人のようなことをしたのである。客人とは客商であったことは明らかであろう。

同じ船客でも「空客」は(六)の山東黃嶺船に乗船した例から、

空客是村民東西往來。

とあるように海船を交通手段として利用した今日の旅客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2) 海外貿易

資料中に海外貿易船の例は二、三、五、四十の四例が知られ、二、三、五は康熙時代の日本貿易船であり、四十は光緒初期のシヤム貿易船のものである。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四)

日本貿易船は蘇州府船籍のもの一隻、福建籍のもの二隻であり、各船の乗船者の状況は、上編三三、三九頁において触れたので、各船の貿易状況を述べてみると、二の蘇州府船籍船は、白糸、杭州の綾、走紗、人參、麝香、薬材を日本に輸出し、銀、銅、蘇木、海參、卜魚、胡椒を輸入しようとした。

三の泉州府船籍船は、蘇木、白砂糖、烏漆、黒砂糖、犀角、象牙、黒角、藤黄、牛皮、鹿皮、魚皮、烏鉛、籐藤、大楓子、檳榔、銀珠、水粉を輸出し、日本より紅銅、金、銀、鮑魚、海參、漆器、銅器等を輸入しようとした。

五の同安船籍の船が日本に輸出しようとした物品の産地について、白走沙則蘇州的、八段絲則廣東的、香木則安南的、雪糖則福建的。

とあるように白走沙は蘇州産で、八段絲は広東産、香木は安南産、白砂糖は福建のものと広範圍にまたがる地域の産物を積んで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この船の乗組員の中にはシヤム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る者がおり、その際の貿易品は、

紅毡、白絲、金絲、白沙、碗器、紅花、鼎釜等物。

とあり、これに対しシヤムからは、

蘇木、白錫、胡椒、象牙、米蝦、紋銀。

等の物を輸入して来たのである。

四十のシヤム貿易をした広東省潮州府汕頭の船は貿易よりも、シ

ヤムから十七名のシヤム人を同船させて来たのである。

これら海外貿易船の資料は上編でも触れたように、特に乗船者の構成^④、とりわけその出身地が如実に知られる点で重要であり、貿易そのものについては先行の研究^⑤に譲りたい。

四、「問情別単」より見た清代海上交通

(1) 沿海海船の船客

既に南西諸島漂着中国帆船において搭客状況として、船舶の乗組員以外の船客がいかにかに同船していたかについて述べたが、このような角度から「問情別単」の資料を考察した時、先の例とは別の乗船者の名が多く知られる。

つまり交通手段としてこれらの帆船を利用したのである。その顕著なもの、資料七、十三、十五、十六、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三十四である。

七の福建省同安船に見える船客の五人は「上年在山東、收拾餘欠、今年同回」(上・五一頁)とあるように山東において掛け買いの始末をつけるために滞在し、同船で帰郷するため乗船したのである。十三の天津船の船客は「広東客人李光等、適以行商来天津、故与同舟也」(上・六八頁)とあるように、広東商人が天津に行商に行つての帰郷に乗船している。

十五の山東省福山船に乗船した五人の船客は、各々乗船の理由が異なっている。

于華国は生員になったものの官に着かず、旅順の兄の店に居たが、水師營の子弟に教授し、帰郷する際にに乗船した。曲当一、牟春元、牟白学の三人は盛京省に行つて人に雇傭され働いていたが帰郷するので乗船した。女人は母に伴ない牛庄に行つたが結婚のため福山に帰郷するので乗船している。

十六の山東省蓬萊船の船客は四十四名おり、彼等は、

空客是村民東西往來、或做買賣、或欲作農的。(上・八〇頁)

とあるように全て村民で商売のためとか小作人として働き口を求めて乗船していたのである。

二十一の山東省蓬萊船の船客は十四人おり、その内十人は商人で取引のため乗船している。他の四人は、

隨船回家者也。(四四頁)

とあるように帰郷に際してこの船を利用したのである。

二十三の福建省海澄船の船客は十一人おり、彼等は、

俱以俺們回郷之客、商於錦州、或數年一歸家郷、故今上本船、

將欲回家。(五一頁)

とあるように福建省同安県の商人が盛京省の錦州まで行商に行つ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彼等は帰郷のために同郷の船主の船に乗船し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

二十四の福建省同安船には客商二十三人が乗船しているが、彼等は、

他們客在天津、要回本郷、借上俺們船耳。(五四頁)

とあるように行商のため天津へ行っていた者が帰郷する際に同船に乗組んだのである。

三十の漳州府詔安船には十人の船客が見えるが、乗船の理由は見えないが、名簿に「客商」とあるから、商売のために乗船したものであると思われる。

三十四の江南崑山船の船客は八人おり、彼等は名簿中に「烏棗客」とあり、さらに

烏棗、杏仁、香干、梨、槐花五種、是烏棗客八人貨物。(六一頁)
とあることから積荷と伴に乗船した客商であったことがわかる。しかし、同船には者民沈載賡の積荷もあったから完全なる傭船ではなかった。

ところで、客商として積荷をもって同船したのではなく単に交通手段として船に乗船した際の運賃であるが、本資料に二例だけであるが知られる。

それは資料十六の山東省蓬萊船の山東登州から奉天へ行くため乗船した者は次のように全員で一船を傭船し、

船雇錢也、不一樣、或收大錢一百、或收小錢一百。(上・八一頁)
とあるように、運賃は一定の額では無く、乗船者の年齢、性別、手荷物の多寡によって違っていったと思われるが、乾隆末登州・奉天間がほぼ一百錢であったとすると、船客四十四名で、四千錢に達する運賃収入があったと推察される。

もう一例は資料二十一の山東省蓬萊船で客商以外に五人の船客を

李朝漂着中国帆船の「問情別單」について (四)

乗せ、この内水死した同県長山島の王興は「自奉天府探親回家者」(三一頁)であり、同様な理由で乗船した者からは運賃として千錢から千六百四十錢を取っていた(四五頁)ことが知られる。

このような運賃の知られる例として、雍正五年(一七二七)のことであるが、福建、広東方面から密出国してジャワやフィリピンに渡る人々の場合、

將游手之人、偷載至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銀八兩、或十餘兩、載往彼地。^②

とあるように、各人から八兩ないし十余兩の運賃を得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これらの例を直ちに比較するのは困難であるが、奉天・登州間の運賃では数百錢から千数百錢が当時の一般的な値段であったと推察される。

(2) 沿海海船と通信

この他海上交通の側面として、海船が郵船的な機能を代行している。その例は、資料十一、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七、三十三に見える。

十一の盛京省寧海船は「一則是同県人崔正房、抵東江王台賢之私書」(上・六三頁)とあり、金州寧海県の崔正房が、山東の王台賢にあてた私信を載せていた。

十七の江南南通州船には二信が見え、

一封は宋銀主要傳於萊陽府楊姓人處、買送黃荳者也。一封是發船時、有人轉託傳致者。(三四頁)

とあり、一信は荷主の買主に対する送り状的な書函であり、もう一信は発船時に寄託された書函であった。

十九の江南元和船では、

一封書、卽山東膠州商黃瓊、寓居上海縣、付書于同鄉商人周肇西者也。一封書卽南通州商劉雲洲、付書于其子者也。(三九頁)

とあり、一信は上海に寓居する膠州商人黃瓊が膠州商人周肇西に宛たものであり、もう一通は南通州商人の劉雲洲がおそらく膠州あたりにいる自分の子供に宛たものであった。この信書から、山東商人の上海進出の具体例や、また南通州商人の膠州進出を類推できるとあろう。

二十の江南鎮洋船の場合について、

問、僮們帶來中兩封書札、是何人書、而傳於何處人耶。

答、關東金州姓王名不知客人、送江南上海縣姓陳五爺書。

問、兩張書、皆是王姓一人之書耶。

答、一張是王客書、一張是張客書、送上海縣蘇姓人也。(四二頁)

とあり、金州の王が上海の陳五爺に送った書函と、王が代筆したと思われる同地にいる張が上海の蘇に送った書函の二信を積んでいた。

二十七の江南丹陽船の場合には、

問、這一封書信是誰的。

答、這是船主王明選、托潘明顯、傳饋蔣聖佐的。

問、蔣聖佐何處人。

答、山東省登州府人。(六〇頁)

とあるように江南鎮江府丹陽県の船主王明選はこの船には乗船せず、おそらく同船の舵工と思われる潘明顯に山東登州府の人蔣聖佐に賜物と共に託した書函であ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三十三の山東登州船の場合は書信十二封も積んでおり、それらの宛名は、

登州人、逢着俺等於關東地、要報家信者也。(七一頁)

とあるように登州人等が東北に居る各々の家族に宛たものであった。

このような庶民が私信を送附する方法が一般的になるのは、樓租貽氏によれば明代の永樂年間(一四〇三〜一四二五)以降のことで多くは商人の需要によっておこったとされ、また明初以降四川省出身者が、移民地の湖広麻城県より故郷を思い、通信や物品の送附をおこなった「麻郷約」と言われたものがあつたとされること^⑤から普遍すれば山東等省の東北方面への移民が郷里との間に通信をおこなったのは「麻郷約」と類似な形態と言える。この他、商人が営業上各地と通信を行っていたことは商圏の拡大に伴って当然のことであつたらう。

以上のように、清代海上交通の面から見た海船は渡海人が交通手段として利用し、また沿海居住者等が通信手段としても利用していた側面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既存の資料ではあまり見られない人的

(表3) 「問情別単」より見た中国沿海地区の豊凶

資料	地名	中国暦	収 穫 の 状 況	旱澇指数
3	福建	康熙43	上年年事有八分収。	3~5
4	山東	45	近年農事、連豊大収。	2~3
6	江南	雍正10	上年豊事、有好处。 再昨年則稍豊、間或有早乾不稔処。	2
7	福建	乾隆25	今年只是平常。	2~3
14	山東登州	51	八分年成。	3
15	閩東	56	稍免凶歉。	3~5
16	山東登州	59	年荒。	4
17	奉天	年成。	3~4	
19	江南	嘉慶 5	比年豊登。	3
21	江南	13	〔去年〕六七分年成。	3~4
23	山東登州	13	〔去年〕六七分年成。	4
24	福建同安	18	六七分年成。	4
25	福建同安	18	年成均豊。	4
26	福建同安	24	十分年成。	1~2
27	福建海澄	道光 4	十分年成。	3
28	江南丹陽	4	五六分年成。	3
29	浙江鄞県	6	十分年成。	2
30	山東	9	〔去年〕七八分年成。	3
33	福建詔安	16	有年。	旱
35	山東登州	威豊 2	五六分年成。	3
37	山東榮成	8	七八分年成。	5
	山東榮成	9	六七分年成。	4

註) 旱澇指数：ひでりと長雨の状況を1~5の級で示した。1が大旱等、3が平年、5がひでりを示す。この数値は中央気象局気象科学研究所主編の『中国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図集』（中国、地図出版社、1981年1月）により記した。

物的交流が盛んに広範囲にわたって行なわれ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るであろう。

五、「問情別単」より見た清代社会

「問情別単」という李朝官吏の視点からという限られた資料の中

ではあるが、これから清代社会の一端を垣間見ることが出来る。これらの資料のごく一部であるが、漂着の事情以外のこととして、各地の実情及び官僚機構、あるいは漂着民の郷里と各地との距離等について記している。その中でも各資料に見られる例として、各地のその年の収穫の多寡を聞いていることである。

これらの例を表示したのが表3である。さらに参考のため中国の中央気象科学研究所の主編になる『中国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図集』より見えるひでりと長雨の状況による指数を掲げた。必ずしも漂着民が全面的に各地の豊凶の状況を明確に把握していたとは思われないが、当時の農業生産好、不況の一端が知られるのではあるまいか。この表から推察できるのは、山東半島東部の登州府地域の収穫の様子が全般的に好ましくない年が目立っていると言えることであろう。

この他、李朝官吏が興味を持ったと思われるのは、朝鮮半島からは地理的に遠い福建の農業の様子等である。それらの例が幾つか見られる。資料三では福建のことについて、

福建九府中、七府一年兩穫、而至於兩蠶、則福建所無之事、而南方雖曰樂土、士・農・工・商、各有其業、遠商異國、將欲求利。(上・

と答えており、福建九府の内七府では年に米作が二度、養蚕も二度可能であり、南方の楽土と言わべき土地で、士・農・工・商各々仕事があり外国まで貿易に行っているとしている。

また資料五の福建船にも、李朝官吏は、

南方耕牛、熱則入水、身涼復出云、然耶。

と耕牛が水に入って体を涼すのかと問ひ、これに対し、乗組員は、水牛、家牛、一様驅使、水牛則耕田時身熱入水、身涼還出。

(上・四三頁)

と、水牛と家牛の二種の牛を使用しているが水牛が耕田で使われ、体が熱すると水に入って体を涼すのであると答えている。

さらに同船の乗組員と李朝官吏の間に福建の同安の農業の実情についての応答が見られる。(上・四五〜四六頁)

問、同安縣、水田多耶、旱田多耶。

答、水田、比旱田頗多。

問、旱田所種之穀、幾何種類耶。

答、所種大豆・紅豆・菘豆・大麥・小麥。

問、你們、水田一斗租所種之番、秋收、幾斗穀耶。

答、一斗租所種之番、收得二十斗穀。

問、同安縣田稅、以米納官乎、以銀納官乎、納于那箇地方耶。

答、無有米稅、都是換銀、納于福建布政司、以爲軍糧。

問、一畝之稅、折銀幾兩、而一畝田、播幾斗種子耶。

答、稅銀、定以九分、一畝之田、播二斗五升種子。

とあり、同安の耕田は水田が多く、畑では大豆等の穀類が作られ、水田の收穫二十斗に対し一斗の租があり、全て銀に換算して福建布政司に納め、軍糧にあてられていたことが知られ、土地一畝に対し、銀九分の租となり、一畝単位につき翌年の種子として二斗五升が残されていた等々の具体的実情が知られるのである。

これは、福建省においては雍正二年(一七二四)より各州県に実施された地丁銀^⑥以前の清代税制の一面を知りうる資料とも言えるであらう。

さらに、福建における一年の農業耕作の周期について、乗組員は 我們地方甚熱、雖窮冬、亦無霜雪、故二月種穀、六月收穫、七月穀種、十一月收穫、福建一省、皆是再稻。(上・四六頁)

と答え、福建地方は熱く、嚴冬といえども霜や雪が無いので旧暦の二月に種蒔きをし、六月には收穫でき、七月には種蒔きをして十一月には收穫するため二度米作の收穫を得られるとしている。

江南の南通州船の乗組員については資料六で李朝官吏は旱田、水田の両田の多寡を問ひ乗組員は、(上・五〇頁)

俺等地方沿海平原、畚多田少、又多竹田。

と答え、沿海地区で平原の地であるため水田が多く畑地は少なく、竹田が多いと答えている。そして、同地の賦税について、

各省賦稅、其規不一、而本州則一畝地稅、銀七分、民役則一丁一年納銀三錢。自雍正八年皇帝下旨意、特爲蠲免。

と答え、南通州では一畝につき銀七分であり、民役は一丁男につき一年銀三錢を納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はいたが雍正八年（一七三〇）雍正帝が免除してくれたとある。

江蘇省の地丁銀は雍正六年（一七二八）より各州県で実施されており、南通州の乗組員の返答はこの実情を言っているのである。

この他、資料二十では江南と閩東での度量衡の違いの一面が、江南十斗、閩東二十六斗為一石。（四一頁）とあるように見られる。

また、二十四には同安県人が多く乗船している理由として、

鄙縣人多倣經紀、且多船戶。（五四頁）

とあり、同安県人は商人となり船戸となる者が多かっ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以上のように、李朝官吏の質問のみに応答した範囲ではあったが、中国沿海地区のとりわけ福建の実情を中心に当時の清代社会の一面が知られるであろう。

六、小 結

上述のように李朝官府の外交史料としても重要な『備辺司謄録』中に四十件の漂着中国帆船の調査記録が知られることを紹介し、これらの記録から見た小論を述べた。

李朝官吏の質問に乗組員等が応答するという形式を取っているため、乗組員等の知り得ている実情を全て正確に述べたか否かは判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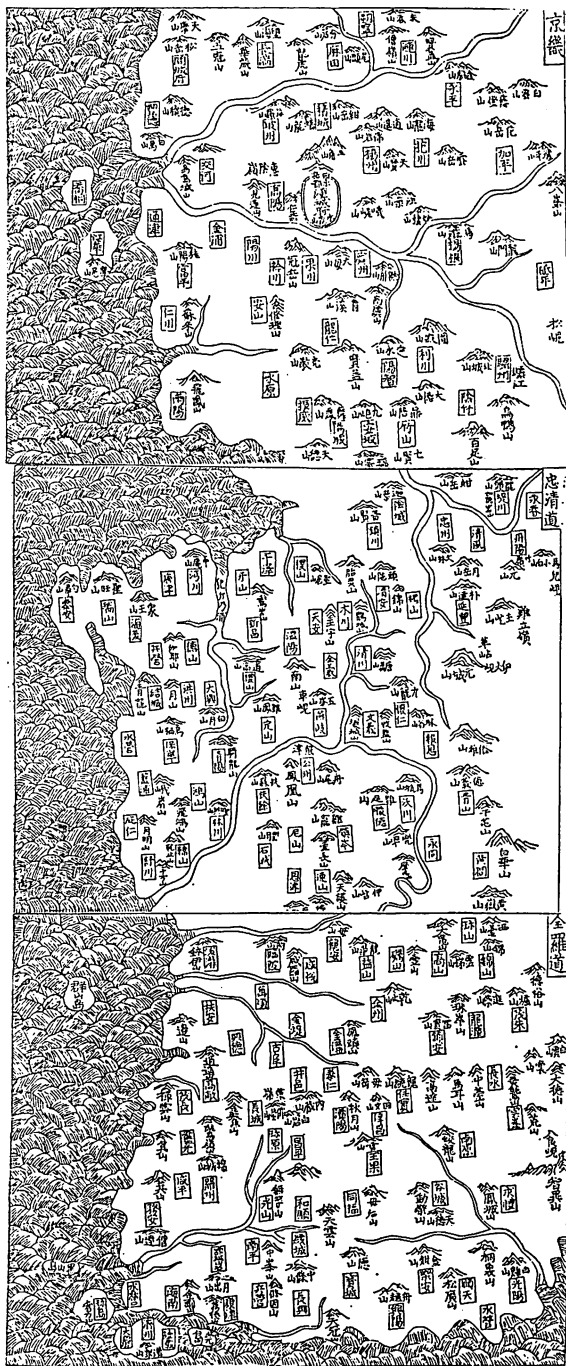
しがたいが、しかし、これらの記録は、従来の史料には見られない中国民衆の沿海地区での生活の具体的姿が見られるのであり、それらの姿を引き出し得た李朝官吏の調査能力は高く評価されるものであろう。

上掲の「問情別単」は、漂着という偶然的出来事によって残された資料であるが、これを定期的に長崎に来航した中国商人等によって報告された風説書等と比較検討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中国史料には見られない清代中国社会の実情が明らかになるのではあるまいか。

註

- ⑨ 『清史稿』卷五八、地理志五、通州直隸州の条。
- ⑩ 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と海上貿易」、『史泉』60号、一九八四年八月。
- ⑪ 拙稿「十八〜十九世紀における南西諸島漂着中国帆船より見た清代航海業の側面」七〇〜七一頁。
- ⑫ 『清史稿』卷六一、地理志八、山東登州府の条。
- ⑬ 註⑪拙稿参照。
- ⑭ 松浦「清代江南船商と沿海航運」、『関西大学文学論集』三四卷三・四号、一九八五年三月。
- ⑮ 註⑪拙稿参照。
- ⑯ 拙稿「清代における沿岸貿易について―帆船と商品流通―」参照。
- ⑰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五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一九八二年九月）六八九頁。
- ⑱ 註⑯拙稿参照。
- ⑲ 註⑱拙稿参照。
- ⑳ 拙稿「日清貿易における長崎来航唐船について―清代鳥船を中心に―」上（『史泉』47、一九七三年九月）及び註⑱拙稿参照。

朝鮮半島南西部地図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朝鮮史学会、1930年5月刊による)

- ㉑ 註①拙稿にも見えない。
- ㉒ 註②拙稿参照。
- ㉓ 註③拙稿、六六頁参照。
- ㉔ 本稿上編三三、三九頁参照。
- ㉕ 高崎美佐子氏「十八世紀における清泰交渉史」(『お茶の水史学』10、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 ㉖ Sarasin Virahol氏, 'Tribute and Profit Sino-Siamese Trade 1652~1853', Harvard U.P., 1977.
- ㉗ 註①拙稿六七~六八頁参照。
- ㉘ 『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八輯(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印行、一九七八年

- 六月)八三七頁。
- ㉙ 樓祖詒氏編著『中国郵政史料』(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四月)五三、五四頁。
- ㉚ 中国、地図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一月刊。
- ㉛ 郭松義氏「論『攤丁入地』」(『清史叢論』第三輯、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六頁参照。
- ㉜ 郭氏同論文、三六~三五頁参照。
- ㉝ 財団法人東洋文庫刊『華夷変態』上、中、下冊(東方書店覆刻版、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所収の「口書」及び補遺の部参照。